東國史略 全

東國史畧

東方有神人降于檀木下國人立爲君是爲檀君國號朝鮮初都平壤後徙白岳傳世千餘年至商武丁時國絶 檀君以唐堯二十五年戊辰立國史稱其壽一千四十八年或曰此乃檀君傳世歷年之數此說近是

殷旣亡箕子率中國五千人東入朝鮮都平壤詩書禮樂醫巫卜筮之流皆從之敎民以禮義田蠶之事設禁八條殺人者以殺償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女沒入其家爲奴婢俾嫁娶尚貞信飮食以籩豆有仁賢之化

朝鮮侯箕子後孫史失其名見周衰而燕稱王欲興兵伐
燕以尊周大夫禮諫止之其後子孫驕虐燕乃
遣將東取地二千餘里朝鮮遂弱
朝鮮侯否箕子四十代孫立時秦幷天下築長城抵遼
東否畏秦遂服秦
朝鮮侯準否之子立二十餘年而陳項兵起天下
大亂燕齊趙民愁苦稍〻亡歸準及盧綰爲燕
王準與燕以浿水爲界
朝鮮侯準爲衛滿所襲敗初燕王盧綰反入匈
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

東渡浿水請居西界為藩屏準信之封以百里滿誘聚亡黨稍衆乃遣人詐告準漢兵十道至欲入宿衛遂襲準準戰不敵浮海南奔為馬韓是時馬韓居金馬郡(後為百濟地)屬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馬韓之東有辰韓(後為新羅地今慶州)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與之常用馬韓人為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常制於馬韓又有弁韓(後為高句麗地今平安道界)不知其始祖屬於辰韓辰弁二國各統十二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馬韓弁韓之辨諸說不同而王隆之)

稱松岳為弁韓甄萱之稱完山為馬韓最為明白令從之此外小國如扶餘沃沮薉貊樂浪肅愼之屬其數甚多而其年代沿革有難考信只因事附見而已

衛滿既逐箕準據王儉城城在平壤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方內無事滿得以兵威財力侵降其旁小邑地方數千里

初衛滿孫右渠誘漢亡人恃强不朝又遮絶辰韓朝貢之路元封三年帝使涉河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襲殺河帝遣左將軍荀彘與濟南太守公孫述往征之朝鮮將相等殺右渠降遂定朝鮮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分封朝鮮

將相四人爲侯於是商旅往来盗賊浸多仁賢之化變矣

始元五年帝以朝鮮舊地平那玄菟等郡爲平州都督府臨屯樂浪等郡爲東府都督府

五鳳元年新羅始祖朴赫居世立先是朝鮮遺民分居東海後爲六村是爲辰韓六部高墟(六部)村(村名)長蘇伐公望楊山林麓間有馬嘶往見得大卵剖之有嬰兒養之岐嶷夙成六部異之立爲君年十三號居西干(居西干者辰韓方言王也)國號徐羅伐都始林(今慶州後改國號曰新昌)以朴爲姓(以所剖之卵爲瓠俗謂瓠

為朴

甘露元年新羅王赫居世立閼英為妃初龍見於閼英井右脅生女有老嫗異而養之以井為名及長有德容至是以為妃

永光五年弁韓以其國降新羅是歲高勾麗始祖高朱蒙立先是東扶餘嗣王金蛙得女子於太白山南(山即妙香山在熈川郡)名柳花幽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有娠生一卵蛙欲剖之不能母褁置煖處有男子破殼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歲自作弓矢射之發無不

中扶餘俗稱善射為朱蒙故名之蛙諸子忌其能讒於蛙母謂朱蒙曰國人將害汝盍往避之朱蒙乃與烏伊等三人逃之路遇再思武骨默居等三人俱至卒本扶餘（卒本山名在成川即北扶餘故地）其國王無子見朱蒙非常以其女妻之未幾王薨朱蒙嗣為君都沸流水上國號高勾麗因姓高四方聞之来附者衆

沸流國王（沸流水在成川）松讓以其國降高勾麗

鴻嘉二年高勾麗王朱蒙立子類利為太子初王在扶餘娶禮氏有娠王既去乃生類利有奇

節喜彈丸嘗出遊彈雀誤中汲盆々婦罵曰此
兒無父其頑如此類利慙復以泥丸彈塞之歸
問其母曰我父何在母曰汝父不容於國出奔
立國類利曰父為國君子為匹夫寧不愧乎母
曰汝父方行語妾曰吾有遺物藏在七嶺七谷
石上松下得此者吾兒也類利徃山谷遍索不
得一日聞柱礎間若有聲就見礎石有七稜自
觧曰七嶺七谷者七稜也石上松者柱也乃搜
柱下得斷劒一段與屋智等三人行至卒本國
見王以劒進王出所藏斷劒合之果驗乃悅立

以為嗣是歲高勾麗王朱蒙薨號東明王太子
類利立　三年百濟始祖高温祚立初朱蒙娶
卒本扶餘國王女生二子長曰沸流次曰温祚
及類利為太子二人恐不容遂與烏干等十人
南行至漢山登負兒嶽（卽三角山）望可居之地沸流
欲居海濱十臣諫曰河南之地北帶漢水東據
高岳南望沃澤西阻大海宜定都於此沸流不
聽居彌鄒忽（在仁川）温祚都河南慰禮城（在稷山）以
十臣為輔國號十濟沸流死其臣民皆歸於慰
禮改國號曰百濟

建平二年百濟徙都漢山（在廣州）築城漢江西北
居攝元年新羅王赫居世薨太子南解（朴氏）立
新羅王以長女妻昔脫解初辰韓阿珍浦口有
老嫗得一櫝開之有一兒遂養之身長九尺風
神秀朗以始得櫝時有鵲隨鳴省鵲字以昔為
姓以解櫝而出名脫解嫗曰子骨相殊異宜力
學立功名脫解遂學兼通地理望楊山下瓠公
宅為吉地居之南解王聞其賢以女妻之百
濟王謂諸將曰馬韓漸弱上下離心勢不能久
倘為他日有唇亡齒寒不如先人取之潛師襲

之遂并其國馬韓亡箕氏自箕子至否九百二十八年自否至是二百餘年合一千一百二十年而亡 莽發高句麗兵伐胡高句麗不從莽怒使嚴尤擊高句麗嚴尤誘其將侯騶斬之傳首京師莽悅降封高句麗爲下句麗於是侵漢邉愈甚 高句麗王類利薨太子無恤立 二年新羅王南解薨太子儒理立(朴氏)南解將薨謂儒理及婿昔脫解曰吾死後爾朴昔二姓以年長嗣位及薨儒理以脫解有德望讓之脫解曰神器非庸人所堪吾聞聖智人多齒試以餅噬

之儒理齒理多乃立之號尼師今十六齒理之稱

建武三年百濟王温祚薨太子多婁立　漢遼東太守將兵伐高句麗王會羣臣問戰守之計左輔乙豆智曰可以謀伐不可力勝王曰謀伐若何豆智曰閉城自固待其師老出而擊之可也王然之入尉那巖城固守數旬漢兵圍不解王患之豆智曰漢軍謂我城中無水久圍待疲遂取池魚包水草兼以酒致犒於是漢將知城内有水不可猝拔遂引還

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漢帝復其王號　新

羅改六部之名仍賜姓以楊山部為梁姓李高墟部為沙梁姓崔大樹部為漸梁姓孫干珎部為本彼姓鄭加利部為漢祇姓裴明活部為習比姓薛

十八年駕洛國始祖金首露立初駕洛(今金海地)有九干各總其衆為酋長九干脩禊事適見龜峰有異氣就得金盒開視之有六金卵不日皆化為男奇偉長大衆皆驚異推立始生者為主因金卵姓金以始見名首露國號大駕洛 二十年高句麗王無恤薨王弟解邑朱立

二十四年高句麗王解邑朱薨太子解憂立
二十九年高句麗杜魯弑其君解憂初解憂暴戾不仁坐必藉人臥則枕之人或動搖輒殺之臣有諫者射之至是魯慮禍及己遂弑之國人迎琉璃王即類利也之孫宮立之
中元二年新羅王儒理薨昔脫解立先是王不豫謂臣僚曰脫解身聯國戚屢著功名朕之二子不才且有先君之命吾死後宜立脫解至是即位
永平八年新羅王夜聞金城今慶州西始林間有

鷄聲遲明遣人視之有金色小櫝掛樹梢白鷄
鳴於下王取櫝開之兒在其中姿貌奇偉王喜
曰此豈非天祚我以亂乎名閼智(閼智俗呼小兒之稱)姓
金氏改始林為鷄林
建初二年百濟王多婁薨太子己婁立　五年
新羅王脫解薨儒理王第二子婆娑(朴氏)立
永初六年新羅王婆娑薨王勸農桑務恭儉號
稱賢王太子祗摩(朴氏)立
建光元年漢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
東太守蔡諷等將兵侵高句麗王遣其弟遂成

領兵三千人攻玄菟遼東二郡焚其城郭殺獲二千餘人高句麗王與鮮卑八千人侵漢遼隊縣遼東太守蔡諷戰敗死

永建三年百濟王己婁薨子蓋婁立

陽嘉三年新羅王祇摩薨無子儒理長子逸聖朴氏立

本初元年高句麗王宮傳位於第遂成先是王以其年老且以遂成有功欲禪位右輔高福章曰遂成忍而不仁今日受大王之禪明日害大王之子孫矣王不聽遂禪位

建和元年高句麗王遂成殺右輔高福章福章臨死歎曰前王不用吾言以至於此聞者莫不憤惜明年遂成又殺前王宮之二子莫勤莫德新羅王逸聖薨長子阿達羅朴氏立 新羅置迎日今延日縣開竹嶺在豐基郡北路東海濱有迎烏郎細烏女夫婦居一日有一巖負二人浮海歸日本自是新羅日月無光日者奏云日月之精降在我國今去日本故致斯椎王遣使求之人迎烏曰朕妃有所織細綃以此祭天可矣仍賜其綃使還如其言祭之然後日月如舊名其祭天所曰迎日縣

延熹八年高句麗前王宮薨年百十九是歲冬明臨荅夫弑其君遂成立王弟伯固初伯固見

遂成無道恐禍及己遯于山谷至是答夫因民
不忍弑遂成與群臣迎立伯固三讓而後即位
九年百濟王蓋婁薨子肖古立
熹平元年漢玄菟太守以兵擊高句麗王問群
臣戰守之策皆請出師禦之答夫曰兵衆者宜
戰兵少者宜守若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漢兵
飢窘必歸之王然之嬰城固守漢人果不克引
還答夫率騎千人追擊大破之
光和二年高句麗王伯固薨太子男武立姿表
雄偉莅事聽斷寬猛得中

中平元年新羅王阿達羅薨無子國人立脫解孫伐休(昔氏)為王〻占風雲預知水旱又能知人邪正人謂之聖　高句麗王誅權臣左可慮聘處士乙巴素為國相宗戚大臣皆疾之王曰不從國相者族巴素感其知遇明政慎賞罰人民以安

建安元年新羅王伐休薨孫奈解(昔氏)立　二年高句麗王男武薨王后于氏矯遺制欲立王弟發歧發歧不從乃立罽歧弟延優延優以于氏為后罽歧請兵於遼東太守公孫度伐延優不

克死　十九年百濟王肖古薨子仇首立
建興四年高句麗王延優薨太子憂位居立
新羅王奈解薨其壻助賁(昔氏)立助賁亦伐休王
之孫也　百濟王仇首薨子沙伴嗣不慧國人
以肖古王弟古爾立之　魏幽州刺史毋丘儉
攻陷高句麗丸都城(在鴨綠江內遼東外徼)王出奔踰竹
嶺至南沃沮儉遣將追不止東部(官名)紐由曰勢
急矣詐以計往犒魏軍請降曰寡君獲罪大國
將降先致不腆之物為從者羞魏將信之紐由
藏刀食器刺魏將與之俱死魏軍亂王分軍急

擊破之王復國論功贈紐由爵官其子 高句麗移都平壤城 新羅王助賁薨母弟沾解昔氏立 高句麗王憂位居薨王性寛仁國人懷德至有自殺以殉者太子然弗立 倭寇新羅殺于老新羅國相 初倭使至于老賓之于老戲言早晚以汝王為鹽奴王妃為爨婢倭王聞之以兵来侵于老曰今日之寇由臣致之臣請當之遂抵倭軍曰前日之言戲之耳豈意興師至此倭人執而殺之 新羅王沾解薨助賁王之婿金味鄒立味鄒金閼智六代孫沾解無嗣國人立之

泰始六年高句麗王然弗薨太子藥盧立
太康五年新羅王味鄒薨助賁王之子儒禮昔氏立 七年百濟王古爾薨子責稽立
元康二年高句麗王藥盧薨太子相夫立性情忌其叔父安國君達賈有大功業國人倚重相夫惡而殺之國人曰向者梁貊肅愼氏難微安國君惡能免乎無不涕泣後相夫又殺其弟咄固咄固子乙弗出遯於野 七年伊西古國攻新羅金城甚急羅軍禦之忽有異兵大至人皆珥竹葉助羅軍擊賊破之因忽不見人或見竹

葉數萬積於味鄒王陵前國人謂先王以異兵
陰助克捷號其陵曰竹長　八年貊人侵百濟
百濟王責稽出禦為敵兵所害長子汾西立
新羅王儒禮薨助賁王孫基臨昔氏立
永康元年高句麗國相倉助利廢其君相夫求
咄固之子乙弗為王
永興元年樂浪太守遣刺客刺百濟王汾西殺
之諸王子皆幼國人以仇首王之子比流久在
民間寬慈愛人共立之
永嘉四年新羅王基臨薨無嗣群臣以于老之

子訖解(音氏)幼有老成之德共推立之

大興二年晉平州刺史崔毖來奔高句麗初毖陰說高句麗及段氏宇文氏使共攻慕容廆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廆使其子皝出兵擊宇文氏大敗之廆知其來侵之謀出於崔毖使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

咸和六年高句麗王乙弗薨太子釗立

咸康八年燕王皝攻陷高句麗王單騎出走燕

軍獲王母周氏及王妃遣使招王〻不從釗發
美川王墓載其尸而還
建元〻年高句麗王遣其弟朝燕稱臣貢珍異
以千數燕王皝乃還其父尸猶留其母為質
二年百濟王比流薨汾西王長子契王立
永和二年百濟王契王薨比流王第二子近肖
古立 十一年高句麗王遣使于燕納質修貢
請其母燕王儁許之 十二年新羅王訖解薨
無嗣味鄒王弟末仇之子奈勿金氏立取味鄒王
女為妃新羅不止娶同姓亦及於朞功之親人道絕矣

興寧二年倭大舉侵新羅王懼造草偶人數千
持兵列吐含山下伏勇士一千於斧峴東原倭
恃衆直進伏發擊其不意倭兵大敗走追擊殺
之幾盡
太和五年秦王猛伐燕破之太傅慕容評奔高
句麗王執送於秦
咸安元年高句麗侵百濟百濟王與太子帥精
兵三萬攻高句麗圍平壤城高句麗王釗拒之
中流矢而薨太子丘夫立
寧康二年百濟王近肖古薨太子近仇首立

太元九年百濟王近仇首薨元子枕流立　高句麗王丘夫薨母弟伊連立　十年百濟王枕流薨太子阿莘幼王弟辰斯立　十七年高句麗王伊連薨太子談德立談德雄偉倜儻善用兵思報先王之讐連攻百濟陷石峴等十餘城又攻陷關彌城漢北諸部多沒焉　百濟王田於拘原薨於行宮枕流之子阿莘立
元興元年新羅王奈勿薨嗣子幼弱國人立實聖金氏
義熙元年百濟王阿莘薨太子腆支質倭國仲

弟訓解攝國政以待太子還季弟碟禮殺訓解自立及腆支還國人殺碟禮立腆支為王 九年高句麗王談德薨謚曰廣開土王太子巨璉立遣長史高翼如晉奉表獻赭白馬帝封王為樂浪郡公(自是世受中國官爵) 十三年新羅訥祇弑其君實聖自立訥祇(金氏)奈勿王之子也初奈勿王以實聖質高句麗實聖怨之及為王欲害其子以報之旣遣其子未斯欣質倭又質卜好(未斯欣兄)於高句麗又謀殺訥祇(卜好之兄)訥祇遂弑王 十四年新羅王遣朴堤上於高句麗說高句麗王

與卜好同歸新羅王又遣堤上於倭國謀還未斯欣堤上紿倭主先送未斯欣還國倭主怒縛堤上誘脅欲臣之堤上曰寧為鷄林(新羅國都)之犬豘不為倭國之臣子倭主怒剥堤上脚刈蒹葭使趍其上問汝何國之臣曰鷄林之臣又使立於熱鐵之上問汝何國之臣曰鷄林之臣也倭主知不可屈燒殺之王聞之哀慟贈堤上官厚賜其家堤上妻率其三女上鵄述嶺望倭國痛哭而死

(永初元年)百濟王腆薨長子久尒辛立

元嘉四年百濟王久爾辛薨長子毗有立六年百濟遣使朝宋々遣使册授前王腆支爵號十二年高句麗王遣使朝魏々封高句麗王爲遼東郡開國公

孝建二年百濟王毗有薨長子慶司立改名餘慶

大明二年新羅王訥祇薨長子慈悲金氏立宋策高句麗王爲車騎大將軍

泰始二年魏主以六宮未備求婚於高句麗王々辭以女已出嫁魏主遣使責之

泰豫元年百濟王遣使朝魏乞師伐高句麗魏主以

高句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不從百濟怨之遂絶朝貢

(元徽三年)高句麗王巨連自將攻百濟殺其王餘慶初高句麗陰遣浮屠道琳以博奕得寵於濟王乗閒說王使之高宮室壯臺榭以疲獘其民麗王因民不堪發兵伐之遂縛餘慶殺之餘慶子文周立

(四年)耽羅國(今濟州)獻方物于百濟耽羅在南海中初無人物有三人從地中出分居三都始播五穀且牧駒犢日就富庶

(昇明二年)百濟解仇弑其君文周太子三斤立解仇

謀叛三斤命將討觧仇誅之三年新羅慈悲王

薨長子炤智金氏立百濟王三斤薨文周王第

昆支之子牟大立

建元二年齊策高句麗王驃騎大將軍王遣餘奴等

報謝魏人於海中得餘奴獻魏丶主詔責王曰

道成弑君竊位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絶世

於劉氏而卿外交簒賊豈藩臣之義然念卿舊

款即送還之

永明六年正月十五日新羅王幸天泉寺有烏含書

來鳴得其書外面云開見二人死不開一人死

日官奏云一人者王也王開視之書曰射琴匣王入宮射之果有人乃内殿焚修僧與王妃潛通者也妃與僧皆伏誅自是國俗每歲是日以糯飯祭烏

九年 高句麗王巨璉薨年九十八號長壽王太孫羅雲立

建武元年 扶餘王以國降高句麗

永元元年 新羅王炤智薨無嗣智大路 金氏 立奈勿王之曾孫也

中興元年 百濟苩加弒其君牟大子斯摩立一名餘隆討苩加誅之 新羅禁殉葬 新羅定國號

曰新羅自始祖國號未定或稱斯羅或稱斯盧至是定國號曰新羅始稱王始制喪服法分命州郡勸農始用牛耕

天監四年新羅始命有司藏氷制舟楫之利十一年于山國降新羅納土貢國在溟州正東海島中今鬱陵島地方百里恃險不服至是來降十三年新羅王智大路薨謚智證新羅謚法始此元子原宗金氏立十八年高句麗王羅雲薨號文咨明王太子興安立

普通四年百濟王餘隆薨謚曰武寧子明禯立

中大通三年高句麗王興安薨號安藏王弟寶延立

四年駕洛國王金仇衡降于新羅

大同六年新羅王原宗薨謚曰法興弟子彡麥宗金氏立

十一年高句麗王寶延薨弟安原王太子平成立

十二年新羅命修國史從異斯夫之請也

太淸三年百濟遣使如梁時梁有侯景之亂使者至梁見城闕殘毀號泣於端門外見者莫不灑淚景大怒執囚之 梁遣使送佛舍利於新羅王使百官迎於興輪寺

大寶二年伽耶國樂師于勒知國將亂携樂器投新羅王置之國原今忠州

永聖三年 百濟王明襛帥師侵新羅爲新羅軍主金武力所擊殺其子昌立

永定元年 新羅以國原爲小京徙六部豪民以實之

高句麗平成薨號陽原王子陽成立

天嘉元年 新羅有二達官同里閈一時生男女男曰白雲女曰際厚約爲婚媾白雲年十五而盲際厚父母欲改聘于茂榛太守李佼平際厚將之茂榛密語白雲曰妾與子生同一辰約爲夫婦久矣今父母欲改舊約若違命則爲不孝歸茂榛則死生豈不在我乎子其待我於茂榛際厚

旣歸給侒平曰婚姻人道之始請涓吉爲禮侒平信其言而從之白雲果尋至茂榛際厚出而從之遂爲夫婦新羅王聞而嘉之各賞男女爵三級

三年 新羅大伽耶國叛王命伊飡官名異斯夫斯多含等討滅之

太建八年 新羅王彡麥宗薨謚曰眞興子金輪金氏立

十一年 新羅王金輪薨謚曰眞智孫伯淨金氏立

十二年 新羅王性喜田獵不恤國政兵部令金后稷諫曰外作禽荒未或不亡殿下念之王不從又切諫不聽后稷將死謂其子曰吾不能匡

君過失死亦有憂須瘞我於路側他日王出畋
聞路側若有聲曰王毋去王驚問之從者曰彼
后稷之墓也仍陳其臨死之言王潸然流涕曰
夫子死而不忘愛我深矣遂終身不復獵
開皇九年隋旣平陳戰艦一艘漂至耽羅國百
濟勑令資送仍遣使奉表賀平陳隋帝善之詔
襃之　十年高句麗王陽成薨號平原王太子
元立　十八年高句麗王率靺鞨之衆侵遼西
營州摠管韋冲擊走之　百濟王昌薨謚曰威
德次子季明立　十九年百濟王季明薨謚曰

惠長子宣立　二十年高句麗命太學博士李
文眞修國史　百濟王宣薨謚曰法子璋立
高句麗有貧民名温達者容貌龍鍾乞食養母
時人目之以愚温達王有少女好啼王常戲唱
曰汝長必嫁愚温達及女年十六將嫁他姓女
曰王常語我為温達婦今何故改前言乎匹夫
猶不食言王怒曰汝不從我教任汝所適女乃
以寶釧數十枚踵至温達家温達飢甚採榆皮
於山谷女備言之温達辭以貧女曰苟為同心
雖貧何害賣金釧買田宅奴婢以居温達欲買

馬女曰慎勿買市人馬須擇國馬之瘦棄者女養之甚勤馬日肥壯會王出獵溫達乘馬隨行馳騁常在於前所獲亦多王召問驚異之自是常從征伐輒有功王嘉歎曰吾婿也備禮迎之大業三年初隋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句麗本箕子所都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今陛下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帝從之下詔來朝高句麗不從帝怒發兵討之不克而還　八年隋帝再徵兵伐高句麗進至遼東左翊衛大將

軍来護兒率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去平壤城六十里與麗軍相遇奮擊大破之護兒進軍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麗之伏兵猝發護兒敗走右翊衛將軍宇文述等九軍分九道由扶餘樂浪遼東沃沮玄菟襄平(即遼東城)碣石(在遂城)遂城(今遂安郡)增地(今甑山縣)等路會於鴨綠江西高句麗乙支文德帥師禦之且戰且降以計誘致隋軍隋軍乘勝東濟薩水(即清川江)去平壤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詐請降曰若旋師當奉王朝行在述等信之方陣而行文德

出軍四面鈔擊且戰且行至薩水追其半濟躡其後隋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奔潰一日一夜至鴨綠江初九軍渡遼者凡三十餘萬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帝大怒鎖繫述等引還

義寧二年高句麗王元薨號曰嬰陽王異母弟武立

武德四年新羅遣使朝唐後封為樂浪郡公自是世承中國正朔君薨告訃受封百濟遣使如唐獻果下馬後封為帶方郡公自是世承中國正朔君薨告訃受封五年高句麗遣使于唐帝

感隋末戰士之多陷詔令追括高句麗人被俘者遣還高句麗之王悉搜隋人未還者萬餘送之（後封爲遼東郡公自是世承中國正朔君薨告訃受封）新羅金舒玄（金首露十一世孫也）率兵攻高句麗娘臂城敗績死者甚衆舒玄子庾信（信父母以庚辰日有異夢而娠名庾信以庚與庚字相似辰與信聲相近名之生而背有七星文）曰平生以忠孝自期乃跨馬突陣斬其將提首以來諸軍乘勝奮擊敗之

貞觀五年新羅王伯淨薨謚眞平無嗣國人立長女德曼（金氏）爲主初唐帝賜牧丹花圖并花子德曼曰此花必無香王笑曰何以知之對曰此

花絶艶而畫無蜂蝶是必無香種其子果如其言 新羅民薛氏女有艶色父當防秋老病難行沙梁人嘉實詣薛請代父役薛喜許以成還爲婦乃破鏡爲信而別六載未還父欲奪情改嫁薛曰嘉實代勞遠戍不忍食言後嘉實果還而形瘁難辨以破鏡驗之遂爲夫婦 十五年百濟王璋薨謚曰武璋恃強驕驁搆怨鄰國災異迭見而不修德政太子義慈立 十六年高句麗蓋蘇文弑其君建武立王姪藏 百濟侵新羅新羅王遣金春秋乞師於高句麗麗王因

春秋曰麻峴竹嶺本我國地〻若還兵可出春秋用道解道解高麗人與春秋相善龜兔之說諺云昔東海龍王女病心欲得兔肝有一龜登陸見兔說曰海中有島清泉白石茂林嘉果眞樂土也遂負兔游行數里顧謂兔曰龍女病須兔肝故負汝来耳兔曰噫吾神明之後能出五臟洗而納之日〻小覺心煩遂出肝洗之暫置巖石間必歸取之汝得所求龜信之乃負還纔及岸兔脫入草中曰甚矣汝愚豈有無肝而生者乎云詐對曰請歸國告寡君返之麗王信之使人送還春秋出境謂送者曰歸語爾王國家疆理非使臣所得專向所云〻圖逭死耳 十九年帝之攻安市城也安市人望見帝旗蓋輒皷譟帝怒李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

坑之安市人聞而畏之益堅守帝聞城中鷄彘
甚喧謂世勣曰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也宜戒
嚴是夜麗軍數百果縋城而下命諸軍擊却之
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〻中亦增高其城
以拒之又以衝車礮石壞其城〻中隨立木柵
以塞其缺城險守固久不能下命班師安市城
主登城拜辭帝嘉其固守賜縑百疋以奬之
二十一年新羅毗曇廉宗等叛據明活城官軍
屯月城以拒之夜有大星落月城毗曇等謂士
卒曰落星之下必有流血女主敗絀之兆乎士

卒呼吼聲震天地主聞而憂之金庾信曰吉凶無常惟人所召請主勿憂乃造偶人抱火載於風鳶而颺之若上天然翌日使人唱言於路曰昨夜落星還上使賊兵疑焉於是督諸軍奮擊之毗曇等敗伏誅 新羅女主德曼薨謚曰善德眞平王弟女勝曼(金氏)立長七尺垂手過膝

二十二年新羅金庾信帥師伐百濟拔十二城斬首二萬餘級返品釋及妻金氏之骨(先是品釋及其妻戰死於百濟至是返其骨) 新羅王遣金春秋乞師於唐討百濟仍請改章服以從華制帝問春秋曰聞

爾國有金庾信者為人何如對曰庾信雖小有才智若不藉天威豈能除隣患帝許以出師

永徽元年新羅王遣使如唐自製太平頌十句織錦為紋以獻 其詞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諧日用撫運邁時康幡旗何赫赫鉦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如五唱七曜巡萬方維嶽降宰輪惟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恥我唐家皇帝嘉之

五年新羅女主勝曼薨謚曰真德國人立金春秋為王春秋真智王之孫也

顯慶元年百濟王淫酗耽樂佐平 官名 成忠極諫王怒囚之忠不食臨死上書又諫王不省遂死

獄中 四年百濟有衆狐入王宮〻中槐樹鳴聲如人哭 五年百濟王都井水赤如血泗沘河(在扶餘縣)水赤 新羅遣金仁問如唐乞師討百濟帝決意征之遣佐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等帥師水陸十三萬自萊州(今東萊府)濟海舳艫千里軍于德物島新羅大將軍金庾信等率兵五萬應之進次令突城 百濟王聞唐兵會羅兵來擊始懼會羣臣問戰守之宜羣議不一猶豫未決先是佐平興首得罪竄外王遣人問策首曰唐兵旣衆與新羅犄角若對陣於原野勝敗未

可知白江炭峴國之要衝一夫單槍萬夫莫當
宜簡勇士往守使唐兵不得入白江羅人不得
過炭峴（成忠臨死上書亦言敵兵若來使陸不過炭峴水不過白江云）大王閉
城固守待其糧盡卒疲然後奮擊破之必矣王
以首恕國不用其言唐兵與羅兵圍百濟都
城將軍階伯力戰死之王知不免歎曰悔不用
成忠之言以至如此王宮諸姬走大王浦（即白馬江）
巖石上墮死後人名其巖曰落花巖百濟王義
慈出降定方九月定方以義慈及其子四人大
臣將士八十人渡海還百濟自温祚王歷三十

世共六百七十八年而七 唐分百濟古地置
熊津(今公州)馬韓東明金連德安五都督府命郎
將劉仁願以兵一萬留鎭 義慈旣入唐病死
詔贈官命葬孫皓陳叔寶墓側
龍朔元年高句麗與靺鞨侵新羅金庾信獲高
句麗諜者謂曰吾王上不違天下不失人百姓
樂業爾宜還告爾國勿侵也高句麗聞之曰新
羅雖小庾信爲相不可輕也 新羅王春秋薨
謚曰武烈廟號太宗太子法敏(金氏)立武烈倚任
良佐至誠事大衣冠文物悉從華制剪滅百濟

雄視隣國時和歲豊民稱聖代　三年百濟餘衆叛帝命劉仁願仁軌等討平之詔劉仁軌留鎮修屯田訓士卒以圖高句麗

乾封元年初蓋蘇文弑君專政莫敢誰何及其死其子男生男建男産等三人内相争鬪男生以城叛降唐導李世勣軍合劉仁軌及新羅王兵滅高句麗高句麗自朱蒙歴二十八世共七百五年而亡

咸亨元年倭國更國號日本　四年新羅太大舒發翰(官名)金庾信病人有見兵士數十人自庾

信第啼泣而去俄而不見庾信聞曰此必陰兵護我者見我福盡乃去耳吾其死矣已而卒

新羅以強首爲沙飡（官名）初武烈王時唐詔書中有難解處有士人牛頭者（頭後有高骨故名之）能解之王驚喜賜名強首使製謝表文工而意盡自是常主詞命至是拜是官

開耀元年新羅王法敏薨遺命火葬謚曰文武太子政明（金氏）立 新羅東海中小山有一竿竹晝分爲二夜合爲一王使人取之作笛號萬波息笛（俗傳文武王死爲海中神龍出此鎭護三韓之寶吹此笛則病愈兵退旱雨〻晴風

定波平號萬波息笛藏子
月城天尊庫傳為國寶

嗣聖九年武后遣使告新羅曰我太宗文皇神功聖德超出千古故廟號太宗汝國先王與之同號實為僭越須急改之新羅王對使謝之

新羅有薛聰者明銳博學能以方言解九經訓後進王召與語聰進花王之說古語云花王植之香園護以翠幕忽有一佳人名曰薔薇朱顏玉齒綽約而前曰妾聞王令德願薦枕又有一丈夫名曰白頭翁布衣革帶傴僂而來曰僕居大道之傍竆謂左右供給膏粱雖足巾笥儲藏須有良藥不識王亦有意乎王曰翁言有理而佳人難與并容奈何翁曰凡為君者莫不以老成而興夭艷而亡是以西施滅吳孟軻踈齊自古如此吾其奈何花王謝曰吾過矣王愀然曰

子之諷諭切矣遂擢高秩 新羅王政明薨諡曰神文太子理洪（金氏）立 十一年新羅王理洪薨諡曰孝昭無嗣其弟隆基（金氏）立

開元〻年唐遣元敏勑新羅王改名興光避帝諱也 唐封靺鞨酋長大祚榮為渤海郡王祚榮驍勇善騎射高句麗餘衆稍〻歸之地方五千里盡得扶餘（即卒本扶餘）浿沮（浿沮有東北東即咸鏡南道北即咸鏡北道）弁韓朝鮮諸國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封為渤海王 十五年新羅王興光薨諡曰聖德太子承慶（金氏）立

天寶元年新羅王承慶薨以遺命火葬謚孝成太子憲英金氏立 十六載新羅遣使朝帝于蜀使者泝江至成都帝親製十韻詩四維分景緯萬象含中樞玉帛遍天下梯航歸上都緬懷阻青睦歲月勤黃圖漫〻窮地際蒼〻連海隅與言名義國豈謂山河殊使去傳風義人来習典謨衣冠知奉禮忠言識尊儒誠矣天其鑑賢哉德不孤擁旄同作牧厚貺生芻益重青〻志風霜恒不渝手札賜王獎之

永泰元年新羅王憲英薨謚曰景德太子乾運金氏立 十六年新羅王乾運淫于聲色巡遊無度災異屢見人心反覆金志貞聚衆作亂國三宮上大等官名金良相舉兵誅志貞仍弑王良相

奈勿王十世孫自立為王謚王曰惠恭

貞元二年新羅王良相薨遺命火葬謚曰宣德

國人立上大等金敬信奈勿王十二世孫為王 十四

年新羅王敬信薨遺命火葬謚曰元聖太子俊

邕金氏立 新羅有金生者自幼能書八十猶操

筆不休隸行草皆入神世傳寶之 十六年新

羅王俊邕薨謚曰昭聖太子清明金氏立後改名重熙

初唐聞元聖王薨遣司封郎中韋丹持節弔慰

丹至鄆州聞嗣王薨乃還

元和四年新羅彦昇金氏昭聖母弟弒王重熙自立謚

重凞為哀莊　十四年唐鄆州節度使李師道叛帝将討之詔新羅徵兵王遣将軍金元雄率兵三萬助之

寶曆二年新羅王彥昇薨謚曰憲德太子秀宗(金氏)立(改名景徽)

太和九年新羅民孫順家貧母老傭作以養順有小兒每奪母食順謂妻曰兒奪母食将掘地埋之乃負兒至北郊掘地忽得石鍾形甚奇聲舂容其妻曰得此異物殆兒之福不可埋也順從之王聞曰昔郭巨埋子天賜金釜今孫順埋

兒地出石鍾皆孝感所致歲賜米三十碩

開成元年新羅王景徽薨謚曰興德無嗣金陽奉王堂弟均貞立之侍中金明擧兵弑均貞以王族悌隆為王已而金明(元聖王之曾孫也)弑悌隆自立四年金陽奉均貞之子祐徵起兵清海鎮討金明誅之立祐徵未一年祐徵薨謚曰神武太子慶膺(金氏)立以金陽為侍中

太中十一年新羅王慶膺薨謚曰文聖叔父誼靖(金氏)立

咸通二年新羅王誼靖薨謚曰憲安無嗣婿膺

廉（金氏）立（悌隆之孫）

乾符二年新羅王膺廉薨諡景文太子晸（金氏）立

六年新羅王出遊鶴城還至海浦忽雲霧晦冥迷失道有異人儀容者奇形詭狀進王前歌舞又有四神人衣巾詭異導王歌舞入京時以為瑞耽樂滋甚

光啓元年新羅崔致遠自唐還國致遠沙梁部人精敏好學年十二隨海舶入唐求學十八登第為侍吏内供奉赴高駢幕作檄黄巢文名振天下至是奉帝詔還新羅王留為侍讀兼翰林

學士 新羅王晸薨謚憲康弟晃金氏立 二年
新羅王晃薨謚定康遺命立女弟曼金氏 新羅
女主恣行淫亂嬖幸得志政荒民怨盜賊蠭起
大順二年新羅弓裔叛據北原裔憲安王庶子
也生而有齒且以重午日生謂不祥王使人投
之樓下乳婢竊捧之手觸一目眇逃竄以養及
長祝髮爲僧軒轃有膽氣見國家衰亂潛聚黨
投北原賊梁吉〻分兵百餘使東略酒泉奈城
等縣皆降之酒泉在原州奈城今安東
景福元年新羅甄萱叛據武珍州今光州萱尚州

人本姓李初生父耕野母餉之置萓于林下虎来乳之鄉黨異之及壯有志氣多智略從軍入王京見女主淫昏民飢盜熾潛懷異志嘯聚亡命旬月果至五千遂襲武珍自立為王

乾寧元年新羅崔致遠進時務十條主拜為阿飡致遠西事大唐東還故國皆值亂世自傷不遇無復有當世意自放於山水間嘯咏風月挈家隱伽倻山以終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唐藝文志又載致遠四六集一卷桂苑筆耕二十卷云

二年弓裔以王建為松嶽城主初建父

隆與妻韓氏築室松嶽之南僧道詵新羅太宗孽孫也受禪戒於惠徹為神僧來謁門外謂隆曰明年當生貴子及期果生建神光滿室幼而聰明龍顏日角器度雄深寬厚有濟世之量年十七道詵復至請見曰三季蒼生待公弘濟因告以出師置陣地利天時之法至是王隆說弓裔曰大王若欲王朝鮮肅愼卞韓之地莫如先城松嶽裔從之使建為其城主建時年二十　四年新羅主禪位於太子曉金氏憲康王無子立為太子是冬主薨謚曰眞聖

光化三年甄萱西略至完山州民迎勞萱曰吾

原三韓其始馬韓先起百濟開國傳世六百爲
新羅所滅予雖不德欲雪義慈宿憤遂都完山
國號後百濟

天復元年弓裔自稱王國號泰封定都於鐵圓
裔嘗怨新羅請兵於唐滅高句麗常曰吾必爲
高句麗復讐興州寺壁上掛新羅王畫像拔劍
擊之

乾化二年新羅王嶢薨諡曰孝恭朴景暉朴氏立景暉
阿達王遠孫也　弓裔淫虐日甚常自云我得
彌勒觀心法能知人奸謀動輒以叛逆構人日

殺數百其妻康氏正色諫裔惡之以烈火燒鐵杵撞其陰殺之并其兩兒一日裔急召王建入内怒目熟視曰卿謀叛何耶建顔色自若咲曰烏有是哉掌奏崔凝在側佯墜筆起取之過建微語曰不服則危建悟曰臣實謀叛罪當死裔大笑曰卿可謂直也勿復誑我以建爲百船將軍領水軍出鎮羅州時南方大飢建盡心救恤全活者多一時人心皆屬焉

貞明三年 新羅王景暉薨謚神德太子承英朴氏立

四年 叅封諸將立王建爲王國號高麗初建年三

十夢見九層金塔立海中自登其上時唐商客王昌瑾得異識於古鏡中有龍藏青木中之語解之者曰青木松也王侍中建即松嶽人也且有王侯之相當應是識䖍封將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等夜詣建第密謀推戴曰今主上縱虐殺妻戮子誅夷大臣民墜塗炭疾之如讐請公行湯武之事建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自許王雖暴亂安敢有二心諸將曰時難遭而易失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况王昌瑾鏡文如彼豈可違天建拒之甚堅建妻柳氏從帳中出謂建

曰舉義伐虐自古而然今聞諸將議妾猶奮發况丈夫乎提甲以被之於是諸將扶擁而出行君臣之禮裔聞變出走為斧壤民所害

五年高麗移都松嶽郡陞為開州創宮闕立市廛改鐵圓為東州

同光二年新羅王承英薨諡曰景明弟魏膺朴氏立

三年後百濟質子眞虎病死於高麗甄萱謂麗王殺之殺高麗質子王信進軍侵高麗〻王命諸將禦之先是甄萱獻絶影島島在東萊驄馬一匹於高麗後聞讖云絶影名馬至百濟亡乃悔之使

人請還麗王笑而許之

天成二年甄萱寇新羅陷王都弑王後諡景哀立金溥為王先是萱攻高麗近品城燒之進襲新羅高欝府逼至郊畿王遣使高麗告急麗王遣將救之未至萱猝入王都時王與妃嬪宗戚出遊鮑石亭忽聞兵至倉卒走匿城南離宮萱縱兵大掠索王逼令自盡強辱王妃縱其下亂其嬪妾乃立金溥文聖王之裔孫為王盡取子女珍寶以歸麗王聞之遣使吊祭親率精兵五千邀萱於公山大戰不利大將申崇謙金樂等死之崇謙光海州

人勇猛長大常從征有功至是戰死（後謚壯節）王錄用其弟興子

（長興二年）新羅王遣使請與高麗王相見麗王許之率五十餘騎至新羅王出應門迎宴于臨海殿酒酣羅王曰小國不天為甄萱極丧何痛如之法然泣下王亦流涕慰之留數旬而還都人士女相慶曰昔甄氏之来如逢狼虎今王公之来如見父母

高麗王擊走甄萱兵于古昌郡以古昌城王金宣平為大匡權幸張吉為大相陞其郡為安東府（三人并祀郡社之後令稱為三太師廟）

(清泰二年)甄萱子神劒幽其父於金山佛寺殺其弟金剛自立初萱多妻媵有子十餘人第四子金剛身長多智萱愛之欲傳位伊粲(官名)能奐與萱子良劒龍劒等陰謀勸其兄神劒作亂立神劒爲王移萱於佛寺萱奔高麗王遣人迎之待以厚禮

新羅王金溥降于高麗初新羅王以四方土地盡爲他有不能自立與群下謀降高麗王子(史失名)曰國之存亡在天當與忠臣義士收合民心以死自守奈何以一千年社稷一朝與人乎王曰旣不能強又不能弱使無辜之民肝腦

途地吾所不忍乃使侍郎金封休賫書請降於
高麗（王子哭泣辭王入皆骨山以終）麗王聞羅王至初欲以客
禮相見羣臣執不可王遂御天德殿受庭見之
禮拜金溥為樂浪公政丞除新羅國為慶州新
羅自赫居世三姓相承朴氏十王昔氏八王金
氏三十七王合五十五世共九百九十二年而
亡

（天福元年）後百濟神劒降高麗初甄萱既投高麗其
壻朴英規遣人致書於萱曰若擧義兵請為內
應萱請兵於麗王曰願仗威靈以誅賊子王先

遣太子武將軍朴述凞領歩騎一萬趣天安府
王太三軍繼至進擊賊斬五千七百餘級賊衆
大敗神劒良劒龍劒等率文武官僚來降王責
能奐曰始與良劒等謀囚君父者汝也遂誅之
流良劒龍劒於眞州尋殺之以神劒僭位爲人
所脅且以歸命乞罪特原之揆朴英規官萱憂
懣發疽而死後百濟平
七年契丹遣使高麗歸
槖駝五十匹高麗王以契丹與渤海敗盟殄滅不
可遠結爲鄰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島繫槖駝於
萬夫橋下皆餓死
八年高麗王建有疾謂侍臣

曰昔漢文遺詔曰天下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理之自然奚可甚哀予今遘疾視死如歸有何憂也漢文之言是予意也內外機務久不決者卿等與太子武裁決而後聞已而疾大漸命學士金岳草遺詔（前此作訓要十條以貽太子）文成王不復語左右失聲大哭王問此何聲也對曰聖上今日欲棄群臣〻等痛不自勝耳主笑曰浮生自古然矣言訖而薨太子即位謚曰神聖廟號太祖王統合三韓兵戈止息深恩厚澤東民永賴

（開運元年）初高麗太祖納大匡王規女生一子曰廣

州院君規謀欲為嗣數譖王弟堯及昭王知其
誣以長公主妻昭用強其勢公主從母姓稱皇
甫氏蓋自新羅多娶同姓至杞朞功之親至高
麗猶不改革後允娶同姓皆諱稱外氏　王規
謀立廣州院君夜遣其黨潛入王臥內將害王
覺之一拳即斃後規又穿人穴壁而入王已知
幾潛徙他殿得免不復問　二年高麗王武自有
王規之變危疑成疾而薨謚曰恭義廟號惠宗
弟堯立誅王規
乾祐二年高麗王堯疾篤召母弟昭內禪已而薨謚

曰文明廟號定宗三年高麗大風拔木王問禳
災之術司天奏曰莫如修德王自是常讀貞觀
政要

顯德五年高麗用翰林學士雙冀議始置科擧以詩
賦頌策試取士又始定百官公服悉遵華制

開寶三年高麗王昭薨謚大成廟號光宗太子
伷立

太平興國六年高麗王伷疾篤召堂弟開寧君
治遺令曰予每觀禮經至男子不死婦人之手
未嘗不臨文歎仰左右嬪御其令屛去大期欲

至更何所恨服紀輕重合依漢制以日易月尋
薨于正寢謚曰獻和廟號景宗治立 七年高
麗王下令求直言上柱國 官名 崔承老上書陳五
朝政化得失且陳時務二十八條極言無諱
高麗王下令百官遇父母忌者給暇一日
淳化三年高麗王流郁于泗水縣郁太祖第八
子烝景宗妃皇甫氏有娠生子詢 妃嘗夢登鵠嶺旋流入國
中盡成銀海卜之曰生子則王有一國至是生詢 王命流之 四年契
丹遣蕭遜寧將兵侵高麗聲言欲復高句麗舊
地王會群臣議之或言遣重臣率軍乞降或言

割西京平壤以北與之議開西京倉米任百姓
取之餘者令投大同江侍郎徐熙曰食足城可
守且食者民之命也寧爲賊所資何可虛棄江
中王欲送大臣詣丹營議和羣臣無有應者熙
請自往遜寧欲令熙拜於庭熙執不可曰兩國
大臣相見何得如是遜寧不得已許升堂行禮
遜寧索還高句麗舊地熙曰我國即高句麗之
舊也故號高麗都平壤何以謂還辭氣慷慨遜
寧知不可屈許和而退　五年高麗遣使如宋
乞師以報契丹宋以北鄙甫寧不許出師自是

與宋絶　高麗改開州為開城府又定十道一
曰關内道二曰中原道三曰河南道四曰江南
道五曰嶺南道六曰嶺東道七曰山南道八曰
海陽道九曰朔方道十曰浿西道
至道二年高麗王治疾大漸平章王融請須赦
王曰死生在天何至釋有罪求延命乎且繼我
者何以布新恩不許薨姪開寧君誦立謚曰文
懿廟號成宗
咸平六年高麗太后皇甫氏逼大良院君詢為
僧初詢既長封為大良院君太后與金致陽私

生子謀爲王後而忌大良君强令出家寓三角山神穴寺有僧夢見大星隕寺庭變爲龍〻又變爲人即大良君也衆皆奇之太后數遣人謀害有老僧穴地匿詗而上置卧榻以防不虞大中祥符元年高麗王有疾不接羣臣右僕射金致陽謀殺大良院君仍欲作亂王知之急召給事中蔡忠順等泣謂曰予無子而繼嗣未定衆心揺動是吾過也太祖之孫惟大良院君在卿與崔沆盡心匡扶使社稷不屬異姓送人迎大良院君於神穴寺未至西北面巡檢使康兆

誤聞王已薨內難作舉兵赴闕始知王未薨遂
謀廢立先迎大良院君即位逼王幷太后移忠
州遣人弑王於道又殺致陽父子謚王曰宣讓
廟號穆宗　契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渡鴨綠
江以書諭高麗曰逆臣康兆弑君立幼故興師
問罪康兆率衆出禦至通州分軍爲三隔水而
陣丹兵進破三水砦兆方與人彈碁聞敵兵至
驚起怳惚若見穆宗立其後叱曰汝奴休矣天
伐詎可逃耶兆即脫鍪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
訖丹兵已縛兆詣契丹主營斬之　契丹進陷

西京高麗羣臣議迎降姜邯賛獨曰今日之事
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衆寡不敵當避其鋒以
圖後効耳勸王南行將軍智蔡文曰臣雖駑怯
願從幸與蔡忠順等奉王出奔羅州契丹主班
師興化鎭巡檢使楊規邀擊奪被擄人三萬餘
口凡七戰七勝力戰死之鎭使鄭成勒兵追丹
兵至鴨綠及其半渡尾擊大破之王聞丹兵退
還都　高麗以姜邯賛為平章事主手書告身
後曰庚戌年中有盧塵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
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為左衽人世多榮之

天禧三年契丹蕭遜寧帥兵十萬侵高麗王以
姜邯賛為上元帥姜民瞻副之邯賛至興化鎮
選兵一萬二千伏山谷中又以大繩貫牛皮塞
大川賊至決塞伏發大破之又與丹兵戰於龜
州時風雨南來旌旗北指乗勢奮擊僵尸蔽野
丹兵生還者僅數千人契丹前後出師敗衄之
慘未有甚於此時邯賛凱還王親迎於迎波驛
以金花八枝親插邯賛頭以慰之　四年高麗
贈新羅侍郎崔致遠文昌侯從祀先聖廟庭
乾興元年高麗贈新羅薛聰弘儒侯從祀先聖

廟庭
天聖九年高麗王詢薨諡元文廟號顯宗太子
欽立
高麗侍中致仕姜邯贊卒邯贊衿州人
始生有大星隕于其家後宋使見邯贊不覺下
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體貌矮陋不踰
中人而好學多奇略臨大事決大策屹然為邦
家柱石年八十四卒
景祐元年高麗王欽薨諡敬康廟號德宗弟平
壤君亨立
寶元二年高麗立賤者隨母法

慶曆六年高麗王亨薨謚恭惠廟號靖宗弟樂浪君徽立　高麗以楊規金叔興姜民瞻等有擊破丹兵之功圖形於功臣閣

至和元年高麗王下令曰聖祖以来代創佛寺以資福慶令宜遵守其令有司擇地加創門下省奏曰自古聖帝明王無有創起寺塔以致太平者且聖祖創寺者一以壓山川之違背一以酬統合之志願耳今欲增創新寺勞民興怨非所以致太平之道也王不從　高麗王遣使各道按驗守令善否民間疾苦

嘉祐七年高麗試士署科甚濫中書舍人鄭惟産請行封彌之法貢闈封彌自此始

煕寧元年高麗太師致仕崔冲卒冲少好學擢魁科才兼文武出將入相旣致仕収召後進教誨不倦時稱海東孔子

元豐元年宋遣使通信於高麗蓋以契丹梗路久廢朝貢至是宋使始来李唐鑑請於洪州管下貞海縣創置一亭以為迎送中朝使命之所王從之　六年高麗王徽薨王勤儉愛民崇學敬老自顯宗歷德靖二王八十餘年國内治平

可謂盛矣然崇尚佛法貽後孫無窮之弊謚仁
孝廟號文宗太子勳立數月衰毁成疾而薨廟
號順宗母弟運立
元祐元年高麗王弟金官侯烝等請禁同姓婚
娶王不從 高麗釋煦還自宋煦文宗之子也
為僧欲求法於宋王不許潛隨商人逃入宋○
帝引見待以客禮煦請遊方問法帝許之至是
高麗王上表乞還 八年高麗王下令凡生辰
節日賀禮一依宋朝儀式
紹聖元年高麗王運薨謚思孝廟號宣宗太子

昱立年九歲　二年高麗王昱以幼冲病羸不能聽政禅位于叔父熈〻文宗子也性聰明雄毅文宗愛之常曰復興王室者此子也至是立改名顒後二年前王昱薨謚曰恭殤廟號獻宗

高麗遣吳延寵等如宋館伴謝文瓘謂曰聞國王好文海東文物大興所上表章甚嘉

遼遣中書舍人孟初於高麗高麗以金縁為接伴初以縁年少頗易之一日并轡出郊時雪始霽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縁即應聲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真天才也

高麗參知政

事朴寅亮卒寅亮文詞雅麗嘗與金覲使宋〻人愛二人詩文至於刋布號小華集

崇寧三年高麗遣樞密院使崔弘嗣等如宋弘嗣泛海遇颶風舟幾危人皆拊心號泣弘嗣神色自若至宋帝厚待之　高麗門下侍郎崔思諏以老乞致仕魏繼廷曰崔公在朝仰如山斗今若告老奈軍國大事何王執手留之曰卿若固退誰與共政思諏曰臣老矣無能爲乞退愈勤許之　四年高麗王俁薨謚明孝廟號肅宗太子俁立　高麗遣中書舍人金緣如遼告哀

遼將賜宴奏樂緣辭曰新遭君喪不忍聞樂言甚切至遼主義而從之　高麗政堂文學鄭文請立箕子祠於西京修其墳塋

大觀元年高麗遣尹瓘吳延寵率兵擊東女眞拓地定界築九城（英州雄州福州宜州通泰吉州咸州公嶮鎭平戎鎭英雄二州今屬吉州福州今端川宜州今德源咸州今咸興通泰公嶮平戎三鎭皆在先春嶺）

三年東女眞寇吉州遣尹瓘等出師禦之敗績麗王與羣臣議許還九城於女眞　宋遣王襄張邦昌于高麗親製詔書御筆書之　高麗侍中尹瓘卒瓘少登科手不釋卷及為將相好賢

樂善謚文肅 六年高麗王如西京置酒大同江與侍臣賦詩唱和知製誥崔瀹諫曰帝王當與經術之士討論經史咨諏政理安可與輕薄詞臣吟風弄月以喪天衷乎有一詞臣愬曰瀹短於詩故有此言王怒左遷瀹 金兵攻遼寧德抱州二城投于高麗改抱州為義州以鴨綠江為界 高麗遣李資諒如宋帝密諭資諒曰汝國與女眞接壤後來朝時招引數人偕來資諒曰女眞人面獸心不可通上國宋宰臣曰女眞珍奇多出不欲分利他國故沮之竟遣一价

交通以致靖康之禍　高麗樞密院使黃元卒元性清勁工文詞與李載齊名先是契丹使至内宴元有鳳含綸綍從天降鼇戴蓬萊渡海來之句遼使驚歎　高麗王如南京（今京都即楊州）召清平居士李資玄赴行在資玄性聰敏登第為大樂丞忽棄官入春州（今春川）清平山蔬食布衣耽禪忘世累徵不赴至是召問養性之要對曰莫善於寡慾時又有處士郭輿者詭行欺世以野服出入王府談論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王皆禮遇之　高麗始於國學立養賢庫以養士

自是文教稍興
宣和四年高麗王俁薨謚文孝廟號睿宗太子楷立李資謙輔之朝議以資謙嗣王之外祖上書表不稱臣拜王〻當荅拜待制金富軾引漢晉雜儀以為不可乃止 高麗王封李資謙為朝鮮國公又欲以資謙生日為仁壽節金富軾金若溫以為不可於是資謙納其女二人以為王妃 麗王惡李資謙拓俊京等專擅與金粲安甫鱗智祿延等謀誅之不克資謙等殺甫鱗祿延逼移王于重興宅王步至山呼亭歎曰恨

不用金仁存之言仁存即金緣也(改名)王嘗欲除資謙仁存言資謙黨與滿朝不可輕去而王不聽故至是悔之

高麗李資謙欲圖不軌置毒餅中進王李妃(資謙第四女)密白于王以餅投烏ゝ即斃又送毒藥令妃進于王妃陽蹶而覆之資謙遂謀擧兵犯闕王密令金珦拓俊京等(時俊京與資謙有隙故命之)執資謙流靈光郡道死悉誅其黨

高麗王廢妃(以資謙之女故也)納任氏為妃ゝ內給事任元凱之女也妃誕夕多有異徵至是立為妃

建炎元年高麗得邉報言金人侵宋敗北宋師

乘勝深入欲出兵應宋擊金宰相金仁存止之曰豈可以傳聞之言興師怒隣及使臣金富軾以金兵入汴道梗不得入而還乃知前言之妄

拓俊京恃功跋扈王忌之左正言鄭知常曰五月之事一時之功 謂討資謙 二月之事萬世之罪也 謂與資謙逼遷王也 於是流俊京于嵒墮島

二年宋遣使高麗勅令興師勤王迎還二帝高麗以生釁金國為辭宋使楊應誠怒不受禮物而去

高麗妖僧妙清說王上京基業已衰西京有王宜移都白壽翰鄭知常等贊其議遂營新宮於

西京役鉅費多民皆怨之
紹興四年高麗國子司業林完上疏請誅妙清
略曰妙清挾陰陽恠誕之說眩惑上下左右近
習交相薦譽以為聖人其奸甚於宋朝林靈素
王不聽　五年高麗僧妙清與分司侍郎趙匡
等以西京叛命平章司金富軾等討之富軾等
先捕妙清黨與之在上京者鄭知常金安白壽
翰等斬之出師擊西京匡斬妙清降尋復叛富
軾攻拔西京城匡自焚死執賊魁崔求斬之西
京悉平　十六年高麗王楷薨諡恭孝廟號仁

宗王性慈愛恭儉而優遊不斷屢經逆變禍流萬姓太子晛立　二十一年高麗侍中致仕金富軾卒富軾以文章名世仁宗時宋使徐兢來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愛之圖形以歸奏于帝由是名振天下再掌禮闈以得士稱謚文烈修三國史行於世　高麗樞密院知奏事鄭襲明卒襲明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久居諫職有爭臣風仁宗深加器重及不豫謂太子曰治國當用襲明之言及王嗣位遊戲無度襲明日以東宫舊僚先朝顧託知無不言王甚憚幸臣金存中

諮之王以存中代其職龍襲明揣知王意仰藥而死 高麗參知政事致仕申淑卒淑博學經書以清儉忠正著名數直諫嘗與臺諫許勢修等論削宦者鄭誠職（誠即王乳父除閤門祗候）忤王意左遷至是卒 二十七年高麗王遷太后於普濟寺流弟大寧侯暻於天安府王性猜疑素信圖讖不友諸弟恐有變遂竄暻恐太后救之先遷太后

二十八年高麗劉元度奏白州兔山半月峒若營宮室七年之内可呑北虜王信之大營宮闕於白州日夜催督既成殿名重興術者私語

曰此道詵所謂庚方客虎舉頭掩来之勢創闢於此必有大禍 高麗王建衆美亭〻之南澗築土石貯水鳬鴈蘆葦宛如江湖之狀是時土木之役甚煩有一役卒貧不能賫粮一日其妻具食来卒曰何以辦来將私於人而得之乎妻曰貌醜誰與私乎但剪髮買来耳因示其首卒嗚咽不能食聞者悲之

乾道三年高麗王遊幸無常一日幸歸法寺馳馬至懶嶺從臣皆莫及獨倚院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 六年狼星見于南極

按察使朴純嘏以為老人星馳奏之王親醮于
内殿百官稱賀 高麗王幸普賢院武臣鄭仲
夫李義方李高等作亂放王于巨濟太子于珍
島時王荒淫不恤政事每至佳境輒與文士觴
詠忘返扈從將士疲困嗔怒文臣林宗植韓賴
等怙寵傲物蔑視武士衆怒益盛於是仲夫等
作亂殺内外文臣無遺類廢王放之後諡莊孝廟號毅宗
迎王弟翼陽公晧即位 九年高麗諫議大夫
金甫當起兵於東界欲討鄭仲夫李義方等廢
逆之罪不克而死之仲夫遣將軍李義旼弑前

王于慶州　高麗平章事崔惟清平章
事奭之子也博覽嗜學旣中第乃曰學優然後
仕乆之被薦累官至平章事庚癸之亂仲夫亂也文
臣皆被害諸將素服惟清德望戒軍士勿入其
第故獨免於禍　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
謀誅仲夫義方移檄東北兩界於是岊嶺即慈悲嶺
在中和界以北四十餘城皆應連陷西北諸郡麗王
遣將討之三年不克元帥尹鱗瞻後軍摠管杜
景升等攻西京擒位寵殺之
淳熙六年將軍慶大升舉兵誅鄭仲夫及其婿

宋有仁梟首于市大升清州人平章事珍之子
也膂力絶人早有大志十五蔭補遷至將軍常
憤武人不法慨然有復古之志及誅仲夫武官
畏憚不敢縱肆年三十卒高麗工部侍郎庾
應圭卒應圭平章事弼之子也性穎悟美風儀
操行貞固嘗倅南京政尚清介其妻因免乳疾
甚但菜羹而已有一衙吏密饋隻雞妻曰良人
平日不受人饋豈以我口腹累良人清德吏慚
而退　十三年高麗以上將軍崔世輔同修國
史時有人詐重房(武臣都會之廳)曰修國史文克謙直

書毅宗被弑之事宜令武官兼之使不得直書王不敢違武臣意以世輔兼之克謙嘗於史堂戲世輔曰儒官之為上將軍忝自我始 克謙以嘗上書諫王得免於禍武臣倚以為重拜龍虎大將軍 武官之同修國史亦自公始相與一噱

慶元元年高瑩平章事致仕閔令謨卒令謨黄驪縣人初王在潛邸夢一宰相出自廣化門傍有人指曰此公之宰相及王即位令謨時為侍郎王見之與所夢者相肖始有大用之志後果為冢宰 高瑩太子朝於王王問民間有何語

對曰人皆笑臣為老太子王曰寡人之久生亦過也太子失色盖太子之意稱美王之壽考也然語涉疑諱故也

高麗李義旼究逆驕恣其子至榮至光等倚父肆横民不支堪崔忠獻與其弟忠粹等執義旼父子并殺之

高麗崔忠獻疑朝臣議己與其弟忠粹大殺朝臣七十餘人

高麗崔忠獻與其弟忠粹及其甥朴晋材等廢王及太子放於江華（後謚曰光孝廟號明宗）迎王弟平凉公旼即位

高麗崔忠獻殺其弟忠粹初忠粹欲以其女配太子忠獻止之不聽其母止

之忠粹怒以手排之其母仆地忠獻曰辱母如此況於我乎遂殺之

嘉泰四年高麗王旼薨謚靖孝廟號神宗元子韺立年八歲　高麗韓惟漢見忠獻擅政肆兇曰難將至矣遂携妻子隱於智異山(在求禮縣)　平章事致仕崔讜卒讜善屬文名重一時年未衰乞退扁其齋曰雙明與弟詵及張自牧李俊昌白光臣高瑩中李世長玄德秀趙通等爲耆老會人謂之地上仙

嘉定三年高麗崔忠獻廢王立漢南公貞初王

惡忠獻專權欲殺之使中官給忠獻諭以賜酒食引入廊廡間俄有僧俗十餘人持兵突至忠獻知有變走匿於知奏事房紙障間忠獻子瑀聞變與其黨入内扶忠獻以出殺宰相及中官預謀者廢王遷于紫燕島(後廟號熙宗)迎漢南公貞立之改名祦 六年高麗王祦薨諡元孝廟號康宗太子瞋立 八年高麗以李奎報為右正言知制誥奎報以詩贊崔忠獻忠獻喜直除是職 契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等聚兵侵高麗直至王畿崔忠獻及其子瑀各擁家兵用

旗鼓習戰門客有請從軍者即流遠島由是將
士解體無戰鬪心丹兵侵略國內數年不止
十二年高麗元帥趙冲兵馬使金就礪與蒙古
哈真合兵擊走丹兵就礪身長六尺五寸鬚過
其腹哈真見其狀貌魁偉大奇之結為兄弟又
問元帥年幾乃引冲上座約與同事遂合兵大
破丹賊　高麗趙冲金就礪凱還崔忠獻忌功
停迎迓禮及其論功忠獻主之有功者無賞將
士皆怨　高麗權臣崔忠獻死　十三年高麗
平章事趙冲卒冲風姿魁梧博聞强記出將入

相朝野僉重謚文正
紹定四年蒙古兵来侵高麗諸城望風皆潰獨
龜州(今龜城府)兵馬使朴犀與將軍金慶孫堅守不
下蒙兵圍城三旬百計攻之犀與慶孫隨機設
備應變如神蒙人曰此城以小敵大天所佑非
人力乃退　五年高麗崔瑀欲殺慈州(今慈山郡)副
使崔椿命不果時蒙兵侵掠高麗數年不止崔
瑀脅王移都江華與蒙古約和蒙兵掇歸獨龜
州兵馬使朴犀慈州副使崔椿命堅壁不降朝
廷遣人與蒙使偕往諭降犀椿命等不得已出

降蒙帥撒禮塔怒其堅守命麗王殺椿命王以
問宰樞俞升朝以為不可崔瑀必欲殺之遣使
西京將斬之椿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問知為
椿命乃曰於我雖逆命在爾為忠臣其可殺乎
固請釋之　崔瑀脅王遷都江華以避蒙兵宰
相俞升朝以為不可瑀不聽
端平元年高麗侍中金就礪卒就礪節儉正直
持軍嚴明與士卒最下者同甘苦臨陣對敵多
出奇計江東之功皆讓於趙冲人服其忠義諡
威烈

淳祐元年高麗平章事李奎報卒奎報能文章與陳澕同名性放曠以詩酒自娛然諂事權兇爲時所鄙　六年高麗兩毒蟲其蟲身裹細綱剖之如斫自毛隨飮食入人腹中人輒死時號食人蟲試以諸藥不死塗以葱汁便死　長城縣人徐稜養母不仕母發項疽醫曰必得生鼃和藥可愈稜以時冱寒難得號泣炒藥於樹下有鼃自樹上墮于鼎中合藥傅之卽愈人咸謂孝感所致　九年高麗崔瑀改名怡尋死其賤妾子沆代爲相其猜暴兇殘甚於瑀　十一年

高麗左僕射孫抃性剛毅長於吏事嘗按
慶尚人有弟姊相訟姊曰父臨絶擧家産付我
弟所得只衣冠各一繩鞋一兩紙一卷文契俱
存訟之積年未決抃召二人問曰若父沒時若
等年各幾何而汝母安在曰母先亡姊已有家
弟方髫齔抃因諭之曰父母之心豈有厚薄於
子女顧兒所賴者姊也若分産等則恐其養之
不全兒旣長則用此紙作狀服衣冠󠄁穿繩鞋以
告於官能有卞之者故獨遺此四物遂中分家
産與之二人感泣而退

寶祐元年蒙古兵渡鴨綠江侵高麗初蒙主以
麗王避兵遷都且不親迎詔使遣元帥也窟發
兵問罪縱兵四掠連陷近畿所經州郡皆爲煨
燼麗王始遣使也窟營乞退兵也窟責云國王
出江外迎吾使則兵可退也遂遣蒙古大等十
餘人來王渡江迎之蒙古大謂王曰自大軍入
境死亡者幾千萬人王何惜一身不顧萬民之
命乎若早出迎安有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乎
高麗誅李峴峴性貪婪虐民受賂人號銀尚書
及使蒙古導也窟兵誘降諸城所掠婦女財寶

盡爲己有及誅民皆蹴其口曰喫盡幾人銀帛耶　五年高麗崔沆死以其子竩爲樞密副使沆本娼妓所生竩亦婢妾子也時人讀簿書至娼妓賤隸字皆諱之　六年高麗柳璥金仁俊等誅崔竩竩自忠獻四世執國命至竩年少暗弱所與腹心者皆黷貨無厭大失人心璥與仁俊聚黨謀誅竩仁俊曰如此大事不可無主者可推大臣有威望者以領衆即召樞密使崔昷圍竩家殺竩及其黨盡誅之籍其家

開慶元年高麗遣使如蒙古乞退師曰本國所

以未盡事大之誠徒以權臣擅政故爾今崔竩已死今欲遵上國之命即還舊都而天兵壓境比之鼠穴為猫所守不敢出於是蒙古遣使来毁江都城郭命太子入朝

高麗王暾薨謚安孝廟號高宗時太子倎入蒙古未還以太孫諶權監國事

景定二年蒙主忽必烈送高麗太子倎還國勅征東將士班師太子歸即位

高麗平章事崔滋卒滋能文章在微班十年不調李奎報薦於崔瑀代已秉文金仁俊等舉義反正時滋為冢

宰以清嚴鎮俗
咸淳二年蒙古遣使高麗喻令偕本國使臣往日本通和高麗宰相李藏用謂蒙使曰日本阻海萬里未易来服昔文帝時日本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没處天子其驕傲如此蒙使歸奏蒙主蒙主以高麗惮於遠涉有此餙辭更遣使〻高麗導達日本 高麗金俊(仁俊改名曰俊)恃功肆虐王惡之使林衍誅之盡戮其黨與 高麗林衍廢王幽于別宮立安慶公淐麗太子諶自蒙古返道聞變還入蒙古蒙主遣使諭復前

王位林衍不得已會宰樞復入前王　六年高
麗王入朝蒙古林衍恐王入燕都泄廢立事憂
懣疽發背而死　高麗王至自蒙古還都舊京
八年高麗太子諶朝元而還國人見其辮髮
胡服皆嘆息至有泣下者　高麗書狀官張鐸
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　高麗珍島縣土賊叛
入耽羅國王遣將軍金方慶討平之　十年高
麗王倎薨謚順孝廟號元宗時太子諶在元、
冊諶為王並元成公主（諶尚元公主）還國　元遣都
元帥忽敦等與高麗都督使金方慶等率蒙漢

軍二萬五千麗軍八千戰艦九百往擊日本大
破之班師忽敦以所獲童男女二百獻王及公
主

德祐元年高麗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公主取黃
金塔入內王不能禁但涕泣而已

祥興元年高麗韋得儒盧進義等誣侍中金方
慶謀叛王流方慶海島元主命高麗王入朝又
令金方慶等從王入朝對辨得儒進義等道病
死王謁元主辨金方慶之寃元主勅令還國

二年元遣忻都洪茶丘與高麗將軍率兵征日

本不克而還元軍不反者十餘萬人麗軍不反者七千人

高麗以昇平府使崔碩為秘書郎昇平舊俗每邑守遞還必贈以馬八匹碩笑而卻之吏不受碩曰吾有牝馬在汝州生駒令帶以來豈以我貪而不受耶並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絶

至元十九年 高麗王與公主畋于忠清道至安南公主責羣臣曰此地無鵝鶻何誘王遠來又謂王曰惟遊畋是務奈國事何王無以對

高麗王以金子廷為東京副使公主謂王曰以家奴為

邑宰始自何代王曰自元宗始公主曰王貞元宗之子也王有慙色 高麗知僉議府事朱悅卒悅性剛直嚴重疾惡如讎嘗以事至相府貌甚倨宰相尹秀李貞二人皆賤隷發身者使吏語曰宜伏地聽悅曰宰相之言伏地聽則君上之言搖地聽乎終不屈二人訴王曰悅輕辱吾輩請上詰之王曰悅天性然也不必詰卒謚文烈 元命高麗境內服元衣冠自時宰至學館皆剃髮元皇帝以高麗所上表箋語涉不敬詔徵撰表人、皆避之版圖判書申允濡啓曰廷臣思全身如千金

之重忌爲國如弊廬之賤無一人赴國難者國將何保請斬其人以勵其餘於是命下集賢提學柳得韶等四人于獄擇遣政堂文學李英仁等赴京師 高麗王及公主朝元選良家美女將獻于元主樞密副使洪文系之女亦在選中女自剪其髮公主聞之大怒囚文系及其女籍其家 二十七年 高麗世子謜朝元〻主引見便殿問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故時從質問孝經論孟元王大悅命召之世子引與俱入元主卧遽起而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

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以見元

賊哈丹兵侵擾高麗北邊来攻元州（今原州）雉岳

城郷貢進士元冲甲與齋生安守貞等日夜共

修戰守之備前後十餘戰大敗賊兵殺獲甚

多 高麗僉議中賛許珙卒珙性恭儉雖至達

官布被蒲薦處之怡然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

踰墻而奔珙諭以禮義其女慚悔而退 高麗

鄭可臣隨世子如元元主召見御案前有物形

圓色潔高可尺餘内可受酒數斗乃摩訶鉢國

所獻駱駝鳥卵也元主命鄭可臣賦詩可臣獻

詩曰有郊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醮
及海東人元主稱善元主欲置水驛由海運高
麗米布以問可臣對曰高麗山川林藪居十之
七八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奉況其人不習海
道恐不便元主止其計

元貞二年 高麗王夜宴香閣見壁上唐玄宗夜宴圖
謂左右曰寡人國雖小何可不及明皇自是夜
以繼日淫遊無節 高麗公主薨世子自元來
奔喪白王曰公主之所以致疾此必內寵妬忌
者所爲請鞫之王曰且待服闋世子不聽殺王

寵姬無比及閹人陶成器宮人伯也丹等十餘人

大德二年元置征東行中書省於高麗初元遣左丞哈散於高麗權治國事哈散還奏元主麗王不能服其衆宜遣官共理元主從之立征東中書省兼管東事自是國君尸厥位擁虛器而已

元遣使高麗詔王傳位於世子謜封王為逸壽王

高麗王下書徵前司諫李承休承休隱居三陟縣龍溪別業不遇於時歸老巖巒超然無仕宦意至是召拜為密直副使承休引年乞退

甚切王從之 高麗王寶塔公主忠宣王為世子時尚元公主也妬王妃趙氏專寵趙氏即趙仁規之女司宰主簿尹彥周貼匿名書於宮門云仁規妻使神巫呪咀使王不愛公主而鍾愛其女公主大怒執送仁規及其妻及趙妃于元 元遣使趣高麗王謜及公主入朝復立逸壽王為王 高麗前王謜至元 元主召王從臣安珦問曰汝王何不愛公主耶珦對曰閨閫之事非外臣所知今日此問不亦有損於聽聞乎元王曰此人可謂知大體者也庸可以遠人視之耶不復問 高

麗上洛公金方慶卒方慶性忠直嚴毅器宇寬
弘多識典故能斷大事年八十九頭髮不白無
疾而逝謚忠烈 五年 高麗宰相言於王曰慶尚
道按廉使朱印遠虐民貪贓請罷之王不從有
一内僚從容侍王曰聞諸道路朱悅無子天道
無知王曰不有印遠乎 印遠朱悅子也 對曰悅清直絕
倫印遠貪邪無比故曰無子王大笑 高麗王
如元初與祁宋璘等以諂佞得幸離間王父子
至是勸王如元蓋欲沮前王謀還國人請以公
主改嫁瑞興侯琠 王之姪子 王至西京元主不許入

朝高麗賛成事安珦議置國學諭文武官各出錢以贍學錢又遣人至江南畫先聖及七十子之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諸書以来

高麗慶興君洪子藩卒於元子藩僕射瓘之後性敏達三為首相議論持正有大臣風度謚忠正

十年高麗王在元前王謜遷王於慶壽宮時王父子俱在上都各樹黨援自相傾軋王惟紹宋邦英宋璘等日夜譖前王謜於王前王謜與元太子定策立懷寧王海山為帝憑太子旨捕王惟紹等及瑞興侯琠殺之遂遷王

高麗王還自

元時文武官除授皆用前王謜之命王雖有不恊於心者領之而已

至大元年高麗王薨前王璋（諱改名璋）自元還即位烝淑昌院妃（即忠烈王妃也）監察糾正禹倬白衣持斧上書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倬厲聲曰卿為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耶左右震慄王有慚色

三年高麗王如元殺世子鑑及從者金重義等高麗王請上昇王謚於元曰忠烈又請改高宗謚曰忠憲元宗謚曰忠敬皆去廟號

皇慶元年高麗僉議政丞李混卒混性寬厚與鄭瑎

尹琔久在政房一日語曰吾輩交歡久矣盍相告以過失混先謂瑎曰人謂君巧又謂琔曰人謂君好自尊宜改之瑎乃謂混曰人謂君不廉然乎蓋混久掌選法性且不廉故云 年 高麗王以長子江陵大君燾見于元元主請傳位元主許之時王久在上都元欲王歸國王無以為辭乃遜其位又以姪延安君暠為世子自稱上王構萬卷堂于燕邸迎致文士姚燧趙孟頫等與之從遊 高麗以白頤正為僉議評理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方頤正在元得以學之

東還李齊賢朴忠佐師事之

延祐二年高麗上王璋奏于元主傳瀋王位元嘗封上王為瀋王于世子暠 高麗僉議政丞閔漬撰進本朝編年綱目四十二卷漬稍有文藻而心術不正不知性理之學其論昭穆至以朱子之議為非所見之偏類此

四年高麗王及公主王如元娶元營王女宴于延慶宮還宮馬上王誦姚安道詩金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沈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来安道賦唐玄宗打毬圖詩云吟詠者久之

高麗以文成公安珦從祀文廟 元流上王

璋于吐蕃初上王與元宦者伯顏禿古思等有
隙至是仁宗殂英宗立禿古思訴於英宗流之
吐蕃去上都萬五千里隨從宰相崔誠之等皆
逃匿不從 高麗王如元寓伯顏禿古思家故
遂上王舊臣殆無虛日
至治三年 高麗李齊賢等上書于元丞相拜住請召
還上王辭甚切至拜住奏元主量移上王尋復
召還上都 元議立行省于高麗尋罷之初吳
潛柳淸臣等訴王於元謀立瀋王暠未遂其謀
上書請立行省罷國號比內地元主然之將置

行省元通事舍人王觀以為不可高麗若成事金怡令李齊賢作書呈于都堂後侍中崔有渰諸中書省力言請罷於是立省之議遂寢

（泰定二年）高麗成均祭酒李晟卒晟弱冠登第窮討墳典所至學者如雲人謂之五經笥 高麗王及公主至自元 高麗上王璋薨于元（後賜諡忠宣）

（天曆元年）高麗吳潛柳清臣等訴王于元曰王旨聾喑啞不親政事圖以瀋王暠為國王元王遣平章事貫驢與瀋王黨朴仲仁等来高麗宣旨王應對有序貫驢還告其誣元王命寵瀋王黨六

七人 高麗王遣使如元請傳位於世子禎時
世子在元

至順元年 高麗世子禎自元還即位委機務於嬖臣
裴佺等日與內豎為角力戲起居注李湛白王
曰君舉不可不慎一動一靜左右史書之王曰
書我過失者皆書生也由是惡書生 高麗檢
校政丞金台鉉卒台鉉風儀端雅眉目如畫少
受業於先進之門其家有女新寡稍解詩一日
以詩從窓隙投之台鉉自此絕不復往歷事三
朝裁決精敏謚文正

三年 元主命高麗上王燾

復位高麗囚宰相金之鏡等于巡軍獄初之
鏡等誘王辭位至是王復位以之鏡背恩囚之
之鏡憂恚死於獄中 元主數求童女於高麗
使臣每至國中騷然民皆逃避典儀副令李穀
在元言其弊於御史臺代作疏請罷之元主從
之
至元五年 高麗王燾薨 後賜謚忠肅 高麗前王禎烝庶母
壽妃權氏前王聞人妻妾有姿色則無問親戚
荒亂無度 高麗前王禎烝慶華公主 即上王繼娶元女者也
公主恥之欲還于元使買馬前王使人禁

不得買六年元因前王禎于刑部尋釋之送還
復位 高麗星山君李兆年乞退時王淫虐無
度兆年數諫之不聽兆年嘆曰不去必及於禍
遂還鄉終身不出 高麗成均祭酒禹倬卒倬
通經史尤深於易學初程傳傳至東方無能知
者倬閉門參究月餘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
始行 高麗王欲奪人職以授宮人之親戚嬖
人盧英瑞白王曰臣亦欲授他人王曰為誰英
瑞曰人有遺我屋材者王笑而許之 高麗初
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疋七品以下布百疋人聞令下或挈家

而逃

至正三年元遣使高麗執王以歸時元使八人至詔須郊赦詔王率百官迎之元使蹴王縛之載一馬馳去王問甚索酒無人進者有一軀獻之

高麗彥陽君金倫以王被執會宰相議請陳乞於元醴泉君權漢功曰令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以救乎上洛君金永暾曰君辱臣死救之宜矣乃令金海君李齊賢草其書 元以檻車流高麗王于揭陽縣去燕京二萬餘里無一人從行者傳車疾驅艱楚萬狀未至揭陽薨於岳陽

後賜諡忠惠

四年元命高麗王長子昕嗣位昕時年八歲元主問曰汝學父乎抑學母乎對曰願學母送還本國 高麗李齊賢李穀等以王冲年即位宜及時講學於是頻設書筵 王欲觀李杜詩左政丞韓宗愈曰抽黃對白無補於政不進宗愈歷事四朝終始一節至是輔導幼主亦得大臣體 高麗命議評理崔文度卒文度好觀濂洛性理之書事親盡誠 高麗司議大夫鄭誧卒誧好學善屬文忠惠朝多所封駁慨然有遊宦上國之志遂如元未幾卒 高麗命李

齊賢安軸李穀安震李仁復等増修國史以閔漬所修編年跡八年漏故也高麗王昕薨後賜謚忠穆元命忠惠

王庶子眡嗣王位時年十一歲十一年高麗貢

成事李穀卒穀韓山吏也為文章典雅高古為

華士所推謚文孝元以江陵大君祺為高麗

王忠肅王之庶子王眡遜于江華高麗王召典法摠

郎鄭云敬賜酒奬之初云敬為福州判官州有

僧路遇賊被捶垂死曰吾持布而行路傍見有

耘田者俄有人自後来擊曰我乃耘田者呼汝

語何不應仍奪布而去言訖而死牧使執耘田

者鞠之取服云敬曰愚民不忍訊杖而失辭牧使令云敬更鞠之即召耘田者問曰僧過去時傍有何人田者曰有一人言僧所持布可充酒債於是拘其人置外先鞠其妻曰某月某日而夫遺汝布若干有之否妻曰然即鞠其人辭屈而服牧使驚問之云敬曰盜賊必秘其跡其曰我耘田者詐也邑人皆服

高麗前王旣遇鴆薨于江華謚曰忠定蓋恭愍鴆之也

倭賊侵高麗邊邑自是倭患無歲無之

高麗即承朝入侍書筵請罷辨整都監時設都監伸民寃枉王不應但曰穿窬夜行惡月之明

時權豪奪公田承朝所占尤多故云 高麗趙日新作亂闖王宮殺判密直崔德林等刼王開御寶自為右丞相官其黨有差已而日新欲歸罪其黨斬其黨崔和尚以獻王〻移御丹陽大君第乃與李仁復等密謀命金添守執日新誅之流其黨金鏞于海島十 高麗遣使如元書狀官李穡即穀之子擢制科第二名讀卷官歐陽玄見穡對策大加稱賞 高麗漢陽府院君韓宗愈卒宗愈魁顏偉幹望之儼然知其為公輔器處事接物皆有餘裕謚文烈十六年 高麗奇轍元順

帝皇后奇氏之弟也權謙盧頙謀叛伏誅時謙頙俱納女于元有寵轍與謙等形勢相應知天下亂自念積惡斂怨恐一朝勢去難保聚黨將圖不軌王知之命慶千興黃石奇等捕三人誅之 高麗僧普愚以讖說王曰都漢陽則三十六國朝王信之將築宮闕于漢陽開城尹尹澤上書諫之

高麗司天少監于必興言玉龍記云我國始于白頭山名在會寧府西七八日程終于智異其勢乃水根木幹之地以黑為父母以青為身宜令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女服黑羅以順風土王從之 諫

官李穡等請行三年之喪從之 十九年 紅頭賊
侵高麗渡鴨綠江李芳實安祐金得培等擊走
之 高麗遣李公遂如元道梗而還 時天下大亂
安祐遣趙天柱等將兵騎四百擊破賊進屯安
州賊襲安州上將軍李蔭趙天柱死之 紅頭
賊由海道侵掠高麗踰岊嶺京城震懼王出奔
渡臨津駐駕江岸顧瞻山河謂元松壽李穡等
曰卿等正宜聯句 王至福州 今安東 以鄭世雲
為捴兵官督諸軍討紅頭賊世雲性忠清慷慨
自播遷以來日夜憂憤以掃蕩紅賊為己任勸

王亟下哀痛詔 高麗摠兵官鄭世雲都元帥
安祐元帥李芳實金得培等與我 太祖軍合
擊紅賊斬首二十餘萬大敗走之得元主玉璽
二顆金寶一顆等物獻凱金鏞鏞以日新黨流海島至是復用事忌諸將成功謀令祐等殺世雲因以擅殺為
罪而諸王盡殺之遂矯王旨為書使其姪工部
尚書金琳密諭祐等誅世雲祐及芳實就得培
帳示密旨得培曰甫平冦賊豈宜自相剪滅堅
執不可芳實等曰不奉君命其如後患何遂置
酒邀世雲令壯士於座上擊殺之鏞恐琳泄其

事先斬琳又以祐等擅殺世雲白王殺祐於行
宮門外遣人殺芳實於龍宮殺得培於基州(今豐
基)得培門生翰林鄭夢周請王収屍許之 元
瀋陽行省丞相納哈出為趙小生所誘領兵數
萬冦洪原等地命我 太祖(時為東北面上萬户)禦之前
此諸將累敗 太祖至問其由皆曰毎戰輒有
一賊將穿鐵甲餙以朱旄揮槊突進衆披靡無
敢敵者 太祖物色其人曰我獨當之陽北走
其人果奮前注槊甚急 太祖翻身着馬韉其
人失中隨槊而倒 太祖即攬轡射殪之又有

一賊将甲冑帶面具又別作頤甲以便開口周護甚固無隙可射　太祖故射其馬々奮躍其人出力引轡口乃開　太祖射中其口又有一賊進當　太祖而射之　太祖即於馬上起立矢出胯下　太祖乃躍馬射殪之哈出之妻謂哈出曰公周行天下久復有如此將軍乎其妹亦曰斯人也天下無雙　太祖轉戰至咸興引賊至要衝左右伏發合擊大敗之哈出知不可敵收散卒遁去　高麗遣賛成事李公遂如元元太子召公遂上廣寒殿太子問殿額仁智之

義公遂曰愛民之謂仁辨物之謂智帝王用此
御世則可致太平矣太子指殿金玉柱曰老人
曾見此否公遂曰帝王發政施仁則居室雖朽
木堅於金石不然金石反不如朽木太子以公
遂言奏元主元主曰朕固知此老賢汝外家惟
此一人而已 公遂奇皇后從兄而皇后兄弟奇轍等皆以兇逆死故云 高
麗金鏞聚其黨反圍王宮殺右政丞洪彥博宦
者安都赤密直使崔瑩討鏞誅之初鏞黨圍王
宮徑入寢殿王從牖出走宦者安都赤欲以身
代王臥寢不動賊認為王殺之又至右丞相洪

彦博家呼曰出迎帝命彦博子及妻覺其詐勸
避之彦博曰安有首相而逃死者乎出曰爾乃
賊也何稱帝旨賊遂殺之既而鏞審知王不死
陽言於衆曰愼勿驚動乘輿分遣其黨盡殺諸
宰宻直使崔瑩等聞變師兵擊殺賊黨流金鏞
於鷄林府遣大護軍林堅味等鞫鏞々曰八年
三宰無欲不遂豈有犯上之心乎但欲去洪侍
中耳彦博也堅味詰曰然則何以殺安都赤乎鏞
無以對遂轘之傳首京城籍其家　高麗崔濡
訴王於元以德興君爲王發遼東省兵渡鴨綠

江朝野震懼命崔瑩督諸軍禦之又命我 太
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瑩與 太祖合
擊崔濡軍大敗之 女眞三善三介等寇高麗
初北人金方卦娶我 度祖女生三善三介於
太祖外兄弟也膂力過人善騎射橫行北邊
畏 太祖不敢肆及 太祖徃援西北三善三
介誘致女眞作亂陷咸州和州今永興等地 太
祖既破崔濡軍自西北面引兵踰鐵嶺擊破女
眞三善三介奔于女眞終不返 元遣使命高
麗王復位檻送崔濡 高麗王以妖僧遍照即辛

吒也為師傅照靈山縣玉川寺奴也目不知書自
謂得道誑誘諸寡婦售其奸淫一日王夢人拔
釼刺己有一僧救之得免明日金元命以照見
厥貌惟肖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辯給務為矯飾
枯槁其形雖盛夏隆冬常衣一破衲王益重之
李承慶鄭世雲以為妖僧欲殺之及二人死照
始入內用事 高麗 聚貨成事崔瑩初照主密
直金蘭家蘭以其二女與之瑩責蘭照嫉而譖
之又諸李龜壽梁伯益朴椿石文成金壽萬等
并流之照分遣其黨李得林具李南鞠瑩等羅

織成獄瑩等皆誣服請速即刑時知密直鄭思
道死執不可得林訴于照罷之 高麗王以遍
照領都僉議使封鷲城府院君照始稱姓辛改
名旽 高麗王於殿內設文殊會辛旽與王並
坐諫官鄭樞李存吾等上疏論其不臣之罪王
大怒召樞等面責時旽與王據胡床對坐存吾
目旽叱之曰老僧何得無禮如此旽惶駭不覺
下床王愈怒下存吾等巡軍獄命宰相李穡等
鞫之王謂左右曰予畏存吾怒目也穡等曰二人固可罪我祖
宗未嘗殺一諫臣王乃貶樞為東萊縣令存吾

為長沙監務

高麗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怪問故荅曰吾平日甚愛兄自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兄曰汝言是亦投金於水

高麗以李穡為大司成金九容鄭夢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等皆兼學官時經書至東方者惟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穡亟稱曰夢周論理橫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為東方理學之祖

高麗雞林府院君李齊賢

卒齋賢嘗從忠宣留元與諸學士遊學益進以文學發於議論措諸事業多有可觀然不喜性理之學謚文忠 高麗王爲辛旽作別堂於北園重門深幽焚香獨坐奇顯(初旽主奇顯家)與其妻朝夕侍旽若老奴婢凡朝士陷罪者及求官者必遣妻妾賂顯妻求謁顯妻以別堂甚挾不可率從者入獨引其人入謁旽醜聲播聞 高麗羅密直提學李達衷時辛旽居家飲酒啖肉恣意聲色謁王則清談戲菜王信之一日達衷於廣坐謂旽曰人謂公酒色過度旽不悅罷之 高

麗以林樸為劉子房知印先是成石璘為知印
不附旽〻諸于王以樸代之樸好詭異自言但
知奉公未嘗干謁然每夜弊衣徒行出入旽家
日見親密 高麗魯國公主難産薨王慟甚手
冩真日夜對食悲泣三年不御肉膳 高麗下
都僉議侍中柳濯簽書密直鄭思道于巡軍時
大興公主影殿於馬巖令州郡伐材水運或壓
或溺死者無筭中外困弊無敢言者濯思道等
上書極諫王大怒下濯思道獄大妃使人諭王
曰祇以彰君之過而顯宰相之賢也王不聽欲

殺濯思道命李穡製教穡俯伏曰臣寧得罪安敢為文以殺無罪王怒甚命穡封國印曰持此去求有德者辛旽啓王下穡獄穡泣曰非畏死也但恐主上失令名於後世王聞之命皆釋之

辛旽殺瑞寧君柳淑淑嘗從王入元朝四年終始不變節及紅賊之亂勸王南行以圖興復至是見上昏亂日甚遂退歸將相大臣門生故吏来餞淑淑作詩末聯云不是忠衰誠意薄大名之下久居難旽恐淑復用（淑嘗以事忤旽）諸于王曰昔范蠡與句踐滅吳即退曰烏喙魚腮食人之相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今淑詩如此以范蠡自比
以句踐比王〻殺之　高麗都僉議與仁溥等
謀誅辛旽曰道詵記有非僧非俗亂政亡國之
語必此人也宜白王早除之判書辛貴告旽〻
殺仁溥等　高麗金文鉉訴其父知密直達祥
及其兄君鼎于辛旽〻殺之臺諫請治文鉉殺
父兄之罪王不聽
洪武二年皇帝遣使高麗諭登極建元　高麗
停元年號用大明正朔　女真千户李豆蘭以
一百户来投高麗　高麗長沙監務李存吾卒

存吾慶州人早孤力學慷慨有志節年十餘歲
賦江漲詩曰大野皆爲沒高山獨不降識者異
之及爲諫官見貶以旽勢益熾憂憤成疾而卒
高麗賛成事致仕尹澤卒澤常誦范文正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曰丈夫寧可
碌〻耶早孤不識父面每於方策見述父子之
語未嘗不流涕常佩一囊得一異味必盛以獻
其母喪葬不用浮屠法謚文貞 高麗辛旽謀
叛伏誅旽旣納金蘭之女又畜妾無筭恣行威
福恩讐必復世家大族誅殺殆盡人視若豺虎

莫敢言旽自知鴟張太甚恐王忌之遂謀不軌
旽門客李韌備知旽謀爲匿名書夜投宰相金
續命第續命以其書奏王命巡衛府杖捕旽黨
奇顯等鞫之皆服於是杖旽訊之曰爾嘗謂近
婦女所以道引養氣非敢私之何以至生兒息
因擧罪狀逐條窮詰之旽無以對流水原已而
使林樸誅之支解以徇梟首京城悉誅其黨
高麗興安府院君李仁復卒仁復爲人正大謹
厚以禮自守力學善屬文嘗言賊旽必作變王
不從至是病篤弟仁任勸念佛仁復曰吾素不

佞佛及卒謚文忠 高麗王召牟尼奴納太后殿養之是爲禑王旣流旽謂近臣曰予嘗至旽家幸侍婢生子卽牟尼奴也屬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或云旽納私婢般若有娠而生牟尼奴勸王養之以立後 高麗以李集爲判典校寺事初集與鄭夢周李崇仁等相善嘗以事忤辛旽竊負其父逃永川及旽誅還仕 高麗王置子弟衛選年少貌美者屬焉於是金興慶洪倫韓安等以淫穢得幸王慮無嗣使倫安輩强辱諸妃冀其生子以爲己子馬陪行首

趙浚歎曰人道滅矣復奚言哉　六年高麗遣
洪師範鄭夢周等由海道朝大明及還師範船
敗而死夢周獨還宣帝命　七年高麗宦者崔
萬生幸臣洪倫弑王（後諡恭愍）前一日萬生從王如
厠密告曰益妃有娠王喜問曰與誰合萬生曰
妃言洪倫也王謀欲殺萬生及倫以滅口萬生
倫大懼是夜乘王大醉手刃之呼曰賊自外至
矣黎明大妃率禑入內見萬生衣上有血痕捕
萬生鞫之得其狀遂繫倫及其黨五六人並梟
首李仁任等遂立禑為王　高麗金義殺大明

使臣林密蔡斌奔北元初帝遣林密蔡斌来令
進耽羅馬二千匹於是以馬三百匹附進于林
密蔡斌之還遣使同知密直金義護送義至開州
站遂殺斌執密投北元 高麗誅賛成事安師
琦初李仁任以恭愍見弑恐大明興問罪之師
欲絶大明遣安師琦陽言餞蔡斌等密諭金義
殺斌投元及義從者還仁任師琦待之甚厚朴
尚衷上疏曰金義殺使之罪在所當問而宰相
不問待其從者反厚是師琦嗾義殺使其跡已
見若不治其罪社稷危矣禑下師琦獄師琦自

剢乃梟首于市　高麗擢李寶林爲大司憲寶林嘗宰京山府道聞婦人哭曰哭聲不哀必有奸也執訊之果與奸夫謀殺夫者也有人訟鄰人割我牛舌鄰人不服寶林渴其牛和醬于水會里人下令曰以次飮牛〻欲飮卽止里人如令至所訟者牛駭走訊之果服曰牛食我禾故斷其舌又有一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馬主約以秋償及夏馬主以麥再苗可收無意償麥〻主訴寶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及者罰馬主不及詰之曰彼立我坐其能及乎寶林曰

麥亦然牧而後苗其及稔乎遂杖而命償之
八年北元遣使来高麗禑欲遣大臣迎接鄭夢
周上書言其不可請執元使遣大臣奉表如明
兼告金義殺使投元之由禑不從 高麗諫官
李詹金伯英等疏論李仁任池奫陰與金義殺
明使迎元使之罪請誅之李仁任等大怒下詹
等獄辭連田祿生朴尚衷獄官崔瑩杖訊甚酷
流遠地祿生尚衷皆道死 高麗僧懶翁設文
殊會於楊州檜巖寺中外士女奔走施與臺諫
奏流之懶翁行至驪興神勒寺死 倭寇慶尚

道殺掠不止遣禹仁烈及我 太祖禦之 太
祖與賊戰于智異山下相去二百餘步有一賊
背立俯身手扣其臀示無畏以辱之 太祖用
片箭射之一矢倒賊賊氣奪卽督諸軍急擊大
破之 倭寇江華南陽喬桐及西海等道邊安
烈林堅味等與倭戰于海州奔潰 太祖督兵
進擊遇泥濘之地丈餘 太祖所騎馬一躍而
過人皆異之 太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輒
中左目皆斃之遂乘勝大破之 高麗遣前大
司成鄭夢周聘于日本且請禁賊是行也人皆

危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将敬服倭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緇徒聚集日擔肩輿請觀奇勝及歸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且禁二島(對馬一岐)侵掠 十二年帝遣邵壘趙振諭高麗二人至甜水站傳聞本國遣文天式吳季南使北元乃還 禑使小竪為坎於後苑給知申事李存性陷之日以此等戲事為樂(自是遊宴畋獵無節諫者皆不納) 倭寇南原雲峰等地太祖與李豆蘭督戰有一賊将阿只拔都者年纔十五六驍勇無比舞槊馳突人莫敢當 太

祖惜其勇欲生擒之豆蘭曰若欲生擒必傷人且其人被堅甲帶銅面無隙可射　太祖曰我射落兜牟汝便射之遂躍馬射之正中項子兜牟遂落豆蘭便射殺之於是賊挫氣　太祖挺身奮擊銳鋒盡殲川流血赤人不得飲倭賊大敗而走　十三年皇帝放還高麗使臣周誼勅曰自明年金一百斤銀五千兩布五千疋馬一百匹以為常貢之例則赦爾殺使之罪　十五年高麗遣鄭夢周等至遼東都司以稱有勅不納　左司議權近上書諫禑遊戲歐攊禑醉甚

欲射之　禑率閹竪娼妓過市挺擊市人以為
樂又至歸法寺南川與宮女同浴又率鳳加伊
即私婢嬖幸者畋于郊夜還笙歌鼓舞為巫覡戲已而
歎曰人生世間有如草露泫然流涕　高麗遣
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賀聖節時帝將加兵
于高麗增定歲貢以不如約杖流使臣使臣行
者皆厭避時當聖節最後陳平仲又以病辭不
行林堅味擧夢周代平仲禑召夢周面諭曰通
來我國見責朝廷今平仲又病不行乃代以卿
卿意如何對曰君父之命水火尚不避況朝天

乎遂即日發行晨夜倍道及節日進表海道朝天實九十日程夢周發行時去聖節六十日帝覽表晝日曰爾國陪臣必相託故不肯来曰迫乃遣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来者乎夢周悉陳其時船敗狀帝曰然則應解華語特賜慰撫勑禮部優禮以送遂放還金庾洪尚載周謙等前使臣被拘者曆賜禹洪命等三十三人及第是榜文允慶者即窒官從者也竊書其友策試官鄭夢周黙之廉國寶以為不可并取之崔瑩戲於人曰前月監試學士尹就棄寒士取昏童致天大雹盡殺我麻今東

堂學士復致何等天變耶盖尹就掌成均試皆取勢家乳臭之童時人謂之紅粉榜故瑩言如此 禑封鳳加伊及妓七點仙爲翁主禑如李仁任第率羣妓縱淫樂曰以爲常初仁任納其婢壻之女於禑有寵是鳳加伊也仁任恃恩貪恣待禑如畜壻國無旬日之儲而田園奴婢遍中外將相皆出其門 高麗鷄林君李達衷卒達衷能文章有鑑識嘗爲東北面巡問使我桓祖餞于野 桓祖行酒達衷立飲 太祖行酒乃跪飲 桓祖惟問之達衷曰此子誠異人

公之家業此子必能大之因以子孫屬之十
九年遣鄭夢周如京師請便服及陪臣朝服便
服仍乞蠲減歲貢夢周諗帝奏對詳明帝特除
五年未納貢及增定歲貢常數及還禑喜甚賜
衣帶鞍馬 高麗定百官冠服一品至九品皆
服紗帽團領其品帶有差主是議者鄭夢周河
崙廉廷秀姜淮伯李崇仁等也百官服之以見
明使徐質質嘆曰不圖高麗復襲中國冠帶禑
與寵者及宰臣獨不服 高麗誅林堅味廉興
邦都吉敷李成林王福海等初堅味等倚李仁

任勢顓權自恣責官鬻爵奪人土田籠山絡野守令莫敢徵發前密直副使趙胖與興邦家奴李光爭田爲光所辱不勝憤斬之興邦誣胖謀叛勸禑下胖巡軍治之無實禑命釋胖興邦怒與堅味謀作亂禑使崔瑩及　太祖陳兵宿衛執堅味等五人悉誅之幷斬其黨五十餘人國人大悅道路歌舞　二十一年禑納崔瑩女欲爲妃瑩不可曰臣女鄙陋必欲納之老臣當剃髮入山泣且固拒禑不聽終納之是爲寧妃時禑妃十人翁主三人一月用布三千九百疋他

物稱是倉庫俱竭 禑會宰樞議伐遼東停洪
武年號初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領兵至江界
將立鐵嶺衛自遼東至鐵嶺(在安邊)置七十站崔
瑩勸禑攻遼徵兵八道 太祖諫曰今者出師
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日發兵二不可
擧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
解四不可禑曰卿不見李子松耶盖子松諫伐
遼為瑩所殺故也 太祖退曰生民之禍自此
始矣 禑以崔瑩為八道都統使以曹敏修
為左軍都統使 太祖為右軍都統使領兵三

萬攻遼禑至西京遣左右軍統使瑩白禑曰臣
請同往督戰禑曰卿行誰與爲政不許左右軍
渡鴨綠屯威化島亡卒絡繹大雨水漲　太祖
上書請班師略曰玄陵恭愍陵號服事大明其表云
子孫萬世永爲臣妾今無故遽犯大邦非宗社
生民之福也禑與崔瑩不省　太祖乃諭諸將
若犯上國獲罪天下上書請班亦不見採當與
卿等見王親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諸
將皆曰諾於是回軍渡鴨綠江時霖潦數日水
不漲師旣渡大水驟至全島墊溺人皆神之

崔瑩聞 太祖回軍陳兵闕門外以禦之 太祖整軍而進瑩知勢窮奔還花園(在開城府泥峴北邉)與禑及寧妃登八角殿諸軍闌入闕庭執瑩流合浦(在昌原)放禑于江華尋移驪興復行洪武年號諸將議復立王氏之後曹敏修欲立禑子昌恐諸將不從密問於李穡穡亦曰當立前王之子於是敏修立昌為王年九歳 以李穡為門下侍中 太祖為守侍中 高麗權臣李仁任死曹敏修白昌請謚(仁任昌之外族祖) 典儀難之謝病不出副令孔俯慨然曰吾而不謚廣平誰敢為

之獨至典儀（即今太常）議謚曰荒繆物論快之而李
崇仁（仁任之族）姜淮伯河崙等慫責備　斬前侍中
崔瑩〻鐵原人（唯清五世孫）膂力過人剛直忠清臨
陣對敵略無懼色所向有功未嘗一敗久為將
相務持大體國賴以安民受其賜然性少戇不
學無術凡事斷以己意喜殺立威以至於敗臨
刑辭色自若都人聞其死至於罷市相弔（尹紹宗論
瑩曰功盖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為名言）放昌于江華立宗室定昌
君瑤為王先是大護軍金佇潛往驪興謁禑〻
泣謂曰不堪鬱〻居此歛手就死但得一力士

殺李侍中則吾志可濟也郭忠輔以其謀告于
太祖太祖囚仔巡軍與臺諫雜治辭連趙方
興邊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
(洪壽駙馬成範之父)等或誅或流遷禑于江陵　太祖與
沈德符池湧奇鄭夢周契長壽成石璘趙浚朴
葳鄭道傳等(號為九功臣)會議曰禑昌本非王氏不
可以奉宗廟奏于恭愍王定妃廢昌立瑤為王
遣徐鈞衡于江陵誅禑遣柳珣于江華誅昌
禑妻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十餘
日不食日夜哭泣得粒輒精舂供奠時人憐之

以 太祖領三司事鄭夢周守門下侍中
諫官請治李穡與曹敏修議立辛昌又欲迎還
辛禑之罪王遣司議吳思忠鞫穡於長湍穡置
對曰囬軍議立之際敏修問穡宗親與子昌孰
立當時敏修以主將領兵且與昌之外祖李琳
聮族同心穡不敢違以立昌爲對無首勸擅立
之語去年朝京師時禮部尚書李原明問曰汝
國逐父立子天下安有是理余對曰太后以王
攻遼爲罪移置于江華去開京二十餘里侍衛
儀仗皆如平日何放之有及還謂李侍中曰驪

與地遠迎置禑於近地可免放君之名但此語
而已固無迎立之議臺諫請并治穡黨禹玄寶
等王不從臺諫爭之不已遂流穡于咸昌　趙
胖還自京師啓曰禮部官云爾國人坡平君尹
彝中郎將李初者来訴于帝高麗李侍中謀動
兵馬將犯上國宰相李穡等以爲不可即將李
穡等十九人曺敏修李琳邊安烈權仲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禹玄寶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有麟洪仁桂陳乙瑞慶補李仁敏或害或流在貶
宰相潛遣我来告仍請動兵来討乃出彝初所
記李穡等姓名以示胖〻曰我國事大以誠安

有是乎因問奭曰爾位至封君能知我乎奭愕然失色禮部官曰天子聖明亦知其誣爾速還國語爾王於是臺諫請鞫奭初之黨時金宗衍聞其名在奭初書中懼乃逃由是獄事遽重逮繫穡等于清州獄有麟仁桂死獄中方鞫諸囚雷雨大作平地水深丈餘　時臺諫論李穡等罪必欲并置極刑鄭夢周曰賞罰國之大典苟不得中無以服一國之心今省憲法司以為某人乃沮立王氏某人扶立子昌某人與於金宗衍之謀某人誘送奭初於上國章疏屢上至今

未見明白殿下宜召宰輔親臨審錄使無冤抑
王乃命籍敏修安烈等家末減穡等之罪有差
世子奭自京師還 太祖出迎于黃州遂畋
于海州墜馬病篤王連遣中使問候 諫官金
震陽等論趙浚鄭道傳南誾尹紹宗南在趙璞
等罪請誅之盖鄭夢周忌 太祖威德日盛中
外歸心知浚道傳誾有推戴之意欲乘 太祖
病篤圖之於是震陽等連日伏閤請罪王召侍
中沈德符及鄭夢周議遂流浚等遠地 太祖
自海州還至碧瀾渡其源出自遂安過白川南入于海將宿

太宗馳至告曰鄭夢周等必陷我家 太祖曰
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又告不可留宿 太
祖以肩輿夜還于邸 太宗與 太祖第和婿
李濟議於麾下曰李氏之忠於王室國人所知
今為夢周所陷豈可坐而待死乃謀去夢周適
夢周托問疾詣 太祖邸欲觀變 太宗曰時
不可失遣趙英珪等四五人要其歸擊殺於路
啓王下震陽巡軍鞫之震陽曰鄭夢周李穡禹
玄寶遣李崇仁李種學趙瑚謂臣曰李判門下
恃功專擅今墜馬病篤宜先剪除羽翼趙浚等

然後可圖也於是放李穡于韓山囚崇仁等于巡軍流震陽等九人于遠地　鄭夢周迎日人爲人豪邁絶倫有忠孝大節精研性理之學深有所得　太祖素器重屢加薦擢及爲相處大事決大議不動聲色時稱王佐才時俗喪禮專尚桑門法夢周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敎其他立義倉賑窮乏設水站便漕運皆其畫也所著詩文豪放峻潔我　朝贈謚文忠公　王遜位于原州尋移杆城郡封恭讓王後三年薨于

三陟府高麗自太祖歷三十二世共四百七十五年而亡 太祖受禪國號朝鮮實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也